

陽谷縣史料之一
中共陽谷縣委宣傳部印

壽張王倫起義史料
初集
李士釗輯錄



壽張王倫起義史料

李士劍編



目錄

(初集)

一六四四

壽張王倫起義史料

一、乾隆皇帝有关王倫起義的上諭二十一件

見王敬先編『東華續錄』卷二十，乾隆三

十九年「公元一七七四年」甲午九月，十

月、十一月有关史料摘抄。

二、王倫在臨清「乾隆三十九年公元一七七四年九

月紀事。

見一九二四年刊『臨清縣志』卷一「大事

紀」

三、臨清縣「詩」「乾隆三十九年甲午公元一七七

四年」清高宗

見一九二四年刊『臨清縣志』

四、臨清歌「詩」乾隆四十年丙申「一七七六年」

清高宗

見一九二四年刊『臨清縣志』

五、王倫在聊城「紀事」乾隆三十九年甲午「公三九

一七七四年」

見一九一零年刊『聊城縣志』卷十一「通

紀志」

六、王倫在冠縣「紀事」乾隆三十九年甲午「公三九

一七七四年」

見一八二六年刊『冠縣縣志』

七、『壽張縣志』有關史料點滴「乾隆三十九年甲

年公元一七七四年」

見一九零零年刊「壽張縣志」卷五

八乾隆臨清勦賊記「史料」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写成。魏源「歌頌皇帝戰功，但無法掩蓋起義者的威力強大」

見一九零二年「聖武記」卷八

九「壽張农民起義領袖王倫敵鄉散記」一九六四

年写成。「李士釗」

十王倫起義及其史料「一九六二年文史哲第四期」

「俞海藍」

士高崇本紀

中有王倫史料

見「高崇本紀」卷十三 498頁

士沈介義傳

「清史稿」列傳二七卷忠義三

一三四九三頁

且潘文發現后其乃潘文改翻而成」

八、秦震川：「補守臨清日記」代理臨清知州紀述了親戰經歷有意誇張自己，比較祥實的記錄了圍城戰役的經過乃主要私人著述」

九、『山東通志』「『東昌府志』和「『清實錄』中有關王倫起義史料

十、蕭山：「『清代通史』」上册中关于「王倫起義」

壽張王倫起義的史料「乾隆上諭廿一件」

「東華續錄」卷二十乾隆二十九年甲午

「公元一七七四年」摘抄

「王敬先編周荊著校」

乾隆二十九年甲午「公元一七七四年」九月初五

「乙卯」

「九月初五日」

一、乙卯諭軍機大臣等徐績奏擬置臨清州知州秦震鈞等稟報：八月二十八日起更時，堂邑張四孤庄有奸民王經隆等，率領多人手持凶械放火傷人，該置知州即同付將親往查辦等情。又批壽張營守備王廷佐稟稱：八月二十八日四更時，有賊人聚眾白布纏頭，各帶器械爬入壽張城內，圍住文武衙門，搶劫倉庫，又調各汛弁兵，并報知梁山，范縣，東昌三營同力協辦等情，聞稟即率同市政使國泰，中軍參

將海明帶兵由東昌一路進發，并飛咨兗州鎮臣推一帶兵由東阿一路進發，督同擒拏各等語。此等奸民實力罪大惡極，然么鷹犬合，不過自速其死。計徐績推一到彼會勦，自可迅即就擒。但各犯敢于圍官置，劫倉庫，掘城池，其罪甚為重大，即當按叛逆辦理，非尋常糾衆抗官可比。一經擒獲到案，即應迅速審明，將其刃首者立時凌迟，其同惡相濟之黨弁而應斬決，必須多斬數人，俾衆共知儆戒，不得僅照常例，區別首從，稍存姑息。但止可就在事人犯，從重究辦，不得有心輕縱，亦不得節外株連。徐績等并宜將要犯一面正法，一面奏聞，不可監繫滋事。又批堂邑張四孤庄放火傷人一案，已批該州協等拏獲犯人十九名，犯婦二口，均交堂邑縣收禁。

等語，所打殊未妥協。此等奸民，既經緝獲，即應
嚴解省城，听候查審。堂邑正当匪犯滋事之時，豈
宜復將其黨勾解回，万一則有搶奪情節，成何秉公？
此時徐績見赴壽張勦擒逆犯，所有堂邑已獲之案，
自應即令國泰由彼馳往，研審明確，將應正法者一
面即行料理，一面奏聞，其餘應行問罪者，俱速派
委干員，嚴行押解省城監禁，勿仍留于堂邑方妥。
再壽張逆叛均係爬城而入，其為附近奸匪，可知即
各犯姓名居址，亦無難蹤迹而得。若徐績到壽張，
立即攻開城門，緝獲各犯，固為最善。設或有就
逃，則應速派勇干兵役犯家屋，先收捕解省，嚴密
監禁，俟全案打結時，分別絲生定罪，且使各犯聞
知其家屋已獲，心中驚惧，自更易于就擒。至

同該鎮帶往之兵，自必不少。應將壽張賊密行圍住，恐該犯情急有跳城脫逃等事，立即掩捕，勿使一名漏網。該撫務須妥速料理，仍即批實偵奏，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傳諭知之。」〔東華續錄〕卷二十，乾隆三十九年」

二、戊午諭軍機大臣等：壽張堂邑奸民滋擾不法，不可不迅速剿捕，但恐該省綠營兵庸懦無能，且占奸民等或暗顧鄉情，不肯出力。而徐績于軍派素所未嫻，恐不能深合機宜，及早集事。昨降旨令舒赫德馳往河南督視漫工，今思舒赫德久諳軍務，即着由天津一路前往山東，舒赫德過天津時，即密告總兵永昌，予選該鎮綠營兵一二千人，听候調用。又滄州駐防滿兵，亦可密告該城守尉，配選數百備調。

又青州駐防滿兵，或可密檄該副都統予選數百備調
舒赫德行次德州時，探听壽張之事，如徐績已經獲
犯結案，舒赫德即可經赴河南辦理堤工。若徐績尚
未抄完，舒赫德即先帶德州駐防滿兵數百，星馳前
往，面稟平意，自可迅速捕滅。如兵力稍覺不敷，
舒赫德即時量情形應調何處予備兵若何？由驛卹調
檄，舒赫德于調兵諸事當有印信可憑，赴城時可帶
欵差大臣關防前往備用。俟剿賊之事抄畢，舒赫德
即由彼前赴河南，重視漫口堵筑情形，逾期督促合壘
以副軫念。

又諭：批徐績姚立德奏，逆賊滋擾見在剿捕情
形稱、逆首王倫係壽張人，本屬白蓮教，煽惑愚民
擅敢劫掠壽張，堂邑，陽穀三縣，殺害官員，劫掠

庫銀。徐績等見駐東昌惡匪之地，乃調官兵截勒等語。此等邪教匪徒，輒敢煽惑誘張，實為可惡。但侵擾一處即棄城而逃，究屬身合之象，不准即日擒許正法。弟思東昌一帶向河南隸俱屬接址，恐賊眾見官兵剿捕窮迫或竄入予直二境潛匿，甚或轉圜滋擾，更歸不成事體，著周元理何謂各於毗連東省地方，一體嚴飭文武妥密巡防，遇此等賊匪遁竄到彼，即督同老力邀截擒許。昨曾諭何謂前赴江南潘家屯，力姚立德會勘引黃入湖事，即順道赴老壩口協同堵禦漫口，今東省壽張等處，既有此案，其事更切緊要，且姚立德此時亦駐東昌防守會勘，其潘家屯工程，原非甚急，即老壩口漫工亦批高晉等奏近日水勢已緩，易於辦理，是何謂不必急急前赴河

南。其應需料物，仍遵前旨備齊，听河南調收時速即撥往，以濟要工。統俟東省捕賊事竣，再往江南勘辦。并諭徐績如戰匪剿平，全數就獲，即行知照直隸河南二省毋稍舛誤，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傳諭，周元理、何燭并徐績知之，仍各將巡防堵剿情形，迅速復奏。

二庚申命額爾拉旺多爾濟左都御史阿思哈，帶侍衛章京及健銳火器二營兵，往山東會剿王倫。

四甲子諭軍機大臣等壽張縣奸民聚眾滋擾一案，節經徐績具奏，止言官兵追剿及賊匪大概情形，而不言賊人見在何處？前日國泰柝：賊在臨清城南柝林地方，今日聞城守尉格圖肯初七所奏之摺，并柝賊屯聚柝林，而徐績屢次摺奏，并不言及賊人實在

聚集之地：即所奏初七日打仗情形，并言探知賊匪
由聚柳林庄即提兵趕赴，黎明行至小邓家庄，遠聞
喊聲，即与賊遇，勦殺百十人。后追至張四孤庄，
又与賊遇，并勦殺百余人。仍帶兵追趕，賊人於所
至樹林茂密處放火阻截，又向前擒射賊即拒敵，并不
畏懼槍炮，兩腋蜂拥而來，將徐績圍住，惟一督兵
從旁策應，与徐績冲殺，歼戮多人各等語。續提奏
賊於初七夜往攻臨清州城，經官兵用槍炮击毙二百
余賊，并經總賊歼擒及追殺者。又數十人。賊衆經
此一番創殲，似應略知怖畏。此后賊往何處屯聚？
并未批徐績奏聞，臨清附近地面俱係平陽，賊衆凡
及千余，且攜有眷車輜重，如何藏匿？且賊自二十
八滋事以來，距今已半月，賊衆聚至千余，携有眷

尾，每日如何糊口？其拉車馬，又如何轉運？賊係
入教之人隨處供給，賊匪所過村庄肆行搶掠，未批
言明。再賊匪攜眷而行，夜間如何住宿？或占批村
落，或聚塚皆露迹？無准訪察而得，何以亦未見奏
及？又如柳林庄小邨家庄張四孤庄相距之路几何，
係何州縣所屬？坐落何方？距所住若干里？俱未批
詳晰声叙，殊难明曉？着姚立德、徐鎮即速查明批
實具奏。正欲传旨詢問？適徐鎮十一日所奏之摺於
敵踪跡仍未叙明。批称鎮臣惟一中軍海明，乃德州
賊守尉格图肯仍領兵駐紮近賊之址是見。在官兵声
勢亦慎不若，何以賊塚尚能屯聚臨清城外？究竟官
兵營盤距賊所屯址远近如何并着姚立德徐鎮一併明
晰復奏。至所称賊塚，每日明攻臨清，暗窺東昌等

語，此言西自何人所供，殊未必然。恐係無能絳綈將弁臆度之語。今惟一格圖肯海明俱在，臨清兵勢頗盛，豈尚不能截賊人去路，何至容其窺向東昌？果能如此，豈不慮及於此。又批牒：逆匪於臨清閘上搭橋過渡，敵回至朴船不敢行走，多有在臨清以北者。并朴船短絛并被追臨隨行，殊屏不成事。臨清閘口對南北水程要津，豈容賊匪屯占，應即揀選得力兵家，今惟一等統領將閘口之賊，先行勦清，使朴船可以安心按幫南下。最切緊要，此亦急則治標之法也。至所牒密派精細兵弁，假借運草民船，燒其閘口橋木，所籌甚好，不知曾燒毀否？即速奏聞。又批牒：賊人車輛甚多，自皆係家眷口輜重，何不俟其夜間屯聚時，亦用火攻之法。姚立德徐績

当方惟一受酌行之。如果山東緣管實不足恃，且恐其中即有通賊之人，而青州德州西止駐防兵，其數亦不甚多。此時暫不必輕舉妄動。莫若俟舒赫德到后会同受酌辦理。至所稱革職副將王晉曉勅軍務，頗得兵心，已令其同海明帶兵前往等語。王晉雖係高云從供云之人，其情節尚未甚明，見交與庫將高雲記訊究明確，另加覈定。該撫既欲其帶兵，恐無頭帶之人，難以統率士卒，着加恩賞給參將銜，視云月若何？事成之日再行酌量降旨，此由六百里加緊傳諭鄭立德、徐鎮知之。

五丁卯舒赫德奏兗州鎮惟一德州城守尉格圖肯勾賊接仗情形。諭軍机大臣等惟一格圖肯均係領兵大員，自應勇往殺賊，即或賊稍猖獗，官兵不能取勝

开当整队进逼清新城，乃在城文武協力坚守。雖退入新城，亦不能無过然后向，若能奋勉，犹可以相抵，乃惟一格图肯一經兵挫，竟而退往東昌，实出情理之外。臨陣退避乃国法所不容。惟一難保王福之子，格图肯雖係宗室，而既經干犯軍紀，若體曲為寬貸，則此時進剿何以勵眾，將奉命討何以用人？前此惟一校援徐績者有微勞，朕即賞帶花翎，有助既賞，有罪又豈可不誅？着舒赫德俟京兵到齊格旺多尔济阿思哈徐績等会集臨清，於定期進剿之前一日，傳朕此旨，將惟一格图肯革職斬問，當眾訊以不守乃賊校戰時，即有失利亦應退守新城，縱兵力單，猝不能守，甚至臨陣損軀，身先授命，不但躬膺恤典，子孫亦蒙襲廕，何等光榮。歷奉軍

官陣亡恩例，尔等豈有不知，何致甘心退縮，貽笑於人。此時自蹈寬典，尔等復有何辨？如此傳旨，凡聞，錄取供詞奏聞。一面即將伊二人在彼正法示衆。其兗州鎮總兵員缺，緊要一時，不能得人。見有兩守臨清之副將某位，保城殺賊，似屬能事，已降旨升銜一等。俟事竣酌量錄用。若其人能勝兗州之任，舒赫德即行奏請補授。又德州駐防兵跑回者八十余名。此雖非京城羽旅可比，亦不應不顧顏面。若此着舒赫德查明先倡逃亡之人，即行正法。余身身嚼才齊，充當苦差。至德州駐防兵經格圖肯帶往者，共二百伍十名，今跑回者仅八十名。此外有打仗時陣亡及傷重者，當查明照例恤賞，倘有交鋒性相四散奔者，即應照逃兵之例，於計獲處所正法。其惟

一所帶之兵，亦當照此查明辦理。又村民即有自賊中逃回者，可見百姓非昧天良，徐績等應迎機化導，編行曉諭，使其审擇禍福，各知猛醒，復為良民。至賊人驅迫愚民在前，攬受官兵槍炮，其情實為可恨。舒赫德於進剿打仗時，當令揚聲傳示，使百姓即速避開，听我兵用槍炮击賊，首領迷而不悟，我健銳營身槍從無虛發，尋击所至，玉石俱焚，毋自貽戚。如此剴切宣諭，必當感激听命。

六、甲戌諭周元理，昨奏直隸官兵在臨清河西，堵剿賊匪賊眾三千余猝至，慢击我兵營盤，用槍炮轰击，難免賊甚多，然尚在相持未散。茲復批奏，援仗時有騎馬賊腰抽紅旗，手執白腊杆槍直奔我營。經游击武灵圍射中左肩，賊拔箭復冲，經兵丁穆箱

前槍打中左腰墮馬，穆維即割首級，其馬蹶繫有紅綢，上寫楊壘，詢之所捉活口云：係賊總兵偽號。又打死騎驢執劍一賊，騎馬紅旗一賊，將至酉刻，賊尚堅力抗拒。瑪爾清阿又率兵砍殺十余賊，其縱始奔回賊勒，不敢復言等語。此次堵殺賊匪，使其不能西逸，將領弁兵俱奮勇出力，甚為可嘉。瑪爾清阿着遇總兵缺出，題奏升用。武靈阿着交部遇有參將缺出，即行升補。兵丁穆維交該督遇有千總缺出即行拔補。其在事出力兵丁，着周元理查明酌量將賞，以示鼓勵。該督周元理調度督率有方，并着交部以敘。

七 丙子大學士舒赫德等奏：二十二日接周元理札知賊擾河西，直境營盤。臣等統兵進行。二十二日

抵臨清，賊於舊城外聚集迎拒，臣阿思哈徐鎮帶兵
掩击，賊窜入城。伊琳伍十布帶兵衝入，焚燒房屋
將賊赶往西城隅村內。臣舒赫德拉旺多爾濟早赴舊
城，會合援捕，斃賊數百人，計獲口百余人。各處
村民紛紛擒賊呈獻，臣等未到之先，賊匪竄行逃窜
者數一二十人。至賊首王倫并匪千數，經臣等將
擒賊尹凱批云：在舊城藏匿。二十四日伊琳等帶
兵入城，尋得正犯。拉旺多爾濟前往四處村庄，搜
殺逃賊不使稍留余孽。諭軍機大臣等賊首賊黨及其
家口等既獲身獲賊衆俱移，俱在舊城內藏匿，自必
無從外軼，不難竭力搜捕，所有逆首王倫並濟悉之
梵和尚，堂邑村民王經隆及賊中所謂元帥孟姓，
尤屬巨賊，必須立就擒獲。其姚立德奏到各供內

有各要犯，亦当尽数成擒。舒赫德即择其中罪恶最重之犯，如王倫、梵和尚、王經隆等数人，严刑枷械，派乾清门侍衛，管押解經，严行碎磔，以伸国法，而快人心。其余即於彼处正法示众。又姚立德等奏，审辨舒获各犯，讯明被脅從隨行，應釋放者十人。周元理亦奏，将舒获之周振东等二名，审係鄉愚，被脅，業經宣諭釋放，所并俱未允協百姓，或庸懦無能，为賊人驅迫而行，既不能尽责以大义。如果一時畏死，过后即赴地方官投首，或遇見大军，即釋仗跪求者，自当在脅從罔活之列。若既隨賊抗拒官兵，敢於接仗，即与賊無異。及被擒送移逼脅，豈可復为轻宥。此等甘心從賊，并非善良，其中豈無与王倫相類者。若復容幸免，将耒藉端嘯聚，恐其

勢更盛，并不能如此時之易辦，是縱賊即以養賊，實力非計。何如就見在兵，可辦理肅清，俾嗣後悍然不敢復犯手？總之臨陣被執之犯，斷不少稍為姑息，必當盡行駢誅，即俘徒手隨行并無抗拒實蹟者，亦當分別發往伊犁煙瘴，不宜復留內地。或緣官兵卒無用不能於陣上計獲真賊，妄以邏賊平民誣指指賊，一經訊明，又當治以誣陷之罪，不宜稍有模稜，尤不可輕為開脫，圖積陰功也。周元理所釋之周振岳、周振德、陣殞三犯，著再拘回確審，并着交舒赫德妥協辦理。至村民紛紛有擒賊呈獻者，此等實係良民，自應予以獎賞。良善則賞之，奸宄則除之，惟視其人之自取，朕實無所容心。舒赫德等均當深體朕意。至臨清新賊衙署倉庫所有守衛，理所宜然。

其舊城，獨非臨清之賊乎？何以不為保禦？守新城，固屬有功，其不守舊城，豈能無過。即云功過相抵，亦必擬實聲明。候朕覈其輕重，予從寬斷，不可顧頂了事。再舊城頗為富庶，何以無文武員并駐守？并着舒赫德查明俱奏。其舊城內居民舖戶，當賊至時，着加力抵拒，或潛行逃避，方為正理，何為賊相瀾而處。此等亦當查明分別妥辦，不以懲儆。又昨據杜安邦稱：弄張城內被賊擄害時，死者甚多，并有不肯從賊自盡者，果而甚可矜憫，應查明量行予恤。其堂邑從教迎賊之男婦百余，則必當確查，均行正法，勿稍寬宥。至自蓬教傳誘之處，尤須逐一清查妥辦，勿使後貽復患。

八、丁丑舒赫德等奏：連日勦賊逾千，王倫只有名

頭目，尚未就擒。聞訊，獲犯批供：王倫批城中汪姓大宅。伊琳等赴該處擒拏賊人踞屋死守，放火焚燒，并無一人鼠竄。王倫是否在內？尚不能知？又將獲各犯細訊，則稱王倫住一大當舖內，復添兵赴該處燒屋擒拏，見有家匪環擁一賊，用槍击斃，獲匪認識云：係王倫之弟。又在城搜勦時，有一賊從屋頂跳下，用刀扎人，經官兵擒斃，認係陽穀縣人楊五，賊中稱朴刀元帅，即碎礮矛象。又板壁騎馬，手舞双刀之婦人，向官兵直撲，即經擒斃，認係無生聖母，劫王倫依仗之人，頗有邪術。賊家所有有眼，踞守堅壁中，有王倫為狗延殘喘之計。今王倫之弟既於該處击斃，該匪自亦在內，仍督兵併力焚攻。諭軍機大臣等：王倫罪大惡極，必當名正刑誅，以

彰國法。若繫於槍箭之下，或焚死，或自戕，得免魚鱗碎磔，尚覺其倖逃重罪，不足以大快人心，然亦必確有証址，毫無疑竇。否則未便輕為此言，因思舒精德等^等奏、賊人於官兵未到之前，孫逃者約一二千人？安知王倫不溷入其內？故由賊黨在舊城抗拒官兵，詭為賊首未到之狀而潛，已同家竄逃，非事理所或有。該處見獲賊犯因，必有賊黨中切要之人及其有名賊目，自應究刑根究逆首實在蹤跡，務即成擒解京伏法，豈可稍涉顧頊。若辦理稍不切實，一旦該犯未死，竄入他處，數年后又復糾眾滋擾，則非理必較此時更難，益價不成事體。此事所关甚大。從前班滾一案，廣復李暨粹成例具在，此乃舒赫德經手所辦之事，知之最悉，豈容或忘乎？至槍

斃王倫之弟，既認識者，應詳訊其實係何名？其弟兄尚存几人？又所斃舞刀女賊係王倫何人？因何同在教內？家逆既稱刀舞生聖女也？又言頗有邪術，亦應訊何認識之人，究竟係何邪術？賊黨中捕此者尚有何人？又所獲楊五一犯，既稱刀朴刀元帥，自係稍有技力，如此類者尚有何人？亦須詳究明確，罕獲重犯，勿使一人漏網。又有王倫同夥相濟之梵和尚、王經隆及孟姓賊目，俱稱元帥，且在首逆左有不離者，尤為要賊。何以官兵圍住汪家大宅及當舖，剿殺時並不見此數賊露面？是否仍在內潛匿未面或潛入一二人中，祇行遁逃，俱不可不詳晰確查。此外，至所稱王倫之弟，既在大當舖被斃，該匪自亦在內等語，究係揣度之詞，不足為據。必須詳訊

活口，將有確供，庶可資以緝捕，然亦須察其情，慎重辦之，不可封鎖賊較供所惑也。至從舊城脫逃之一二千賊，須有着落。昨拉旺多爾濟帶兵往村庄搜拏逃賊，是否即係此項曾經拏獲幾人？何以昨甫函外搜賊，今即回至營內聯銜。如此忽忽往返，恐未得有實濟。再拉旺多爾濟前往捕賊，何以阿思哈不予同行，拉旺多爾濟騎射嫻習，殺賊勇往，固居所長。但其年紀尚輕，事未閱歷，過有等度賊情之處，自不及阿思哈之精達。朕派阿思哈力拉旺多爾濟同往，原因其久任封疆，見事較有主見，可以助拉旺多爾濟所不及。況見在山东勦捕賊匪之事，因專責之。舒赫德其次即阿思哈，豈可於追拏賊家要務不同。拉旺多爾濟搜捕之賊曾獲若何？其一二千

人尚余若干？均不可不覈其實在數目。舒補德即確
實奏復，并台阿思哈明日回奏。若此孫逃之一二千
人，即春寧、音圖濟等在塔灣所截之賊。則杜格三
次勦殺其賊五六百人，又率善射手追击五六十里，
射殺百余人，通計不過六七百，尚有一千三百余賊
归何處？見批楊景素奏：官兵在西岸堵截，見有浮
水而逃之賊，即用棉打箭^射鈎搭生擒所獲甚衆等語，
似此即在此一千三百數內。但就獲幾何？涼亦不過
十弁之一。其余又皆何往？斷不可不按數覈明，勿
使一名落空，并勿使一名得脫，并當計其^去路各處
堵，近而直隸河南，遠而江南所有方山東接壤之處
均當一体防截，勿使竄逃。高晉、周元理，何焯各
宜實力妥辦，毋得稍有懈怠。至楊景素處所罕浮水

之賊，批奏已解多同元理審究。此等匪犯浮水逃命，其劫賊黨無疑，必無良民肯隨賊涵竄之理。周元理應申明從重究治，不可稍存姑息。至當鋪內賊人居住，且鋪內什物，俱為賊分給象人，而汪姓大宅并令賊踞為巢穴，均不可不分別查辦。當鋪財物若係鋪內商夥供賊用度，并讓鋪屋為賊居住，即屬賊黨，均不可不置之於死。其大宅汪姓，自即前日杜安邦所供汪鄉紳者，其人為誰？是否由仕在外抑安居在家？或其先世有仕宦者相設稱之？舒赫德即查明具奏。若當鋪大宅俱被賊搶占，將此鋪住屋之人戕害或行霸禁，自當分別矜免。若賊將鋪店之人驅而其人從賊隱忍，不能赴官稟守者，雖無重罪亦當予以懲治。其餘居民店戶，均當一律查明，分別辦

理。舒赫德力朕信任大臣，因今專升此事，當以朕
必力心，慎之又慎，不可稍至貽誤，即拏賊事早，
亦應查升賊所經行之城邑村莊，分別撫綏懲創之事，
并清^查邪教耒跡去迹，以淨根株，方可回京復命，勿
急於完事，稍致草率也。

九冬十月辛巳（公元一七七四年十月初一日）諭
山東奸民王倫、王聖如等糾聚不法一案，其滋擾
壽張等處，難事起倉足，而倡行白蓮邪教煽誘多人
已自今春始非一二日也。徐績身為巡撫，地方是其
职守。乃於邪教惑眾之犯，平時置若罔聞。釀成事
變。及逆犯連擾三縣，劫庫戕官。徐績必^有畏懼，毫
無措置。及統兵捕賊，被賊圍於臨清城南，若非惟
一領兵救護，幾致為賊所殺，又復成何事體？似此

庸懦无能本應罷斥治罪。但奸民敢作_下清，若因此罷一巡撫，恐長奸民之智，是以仍留徐績在任，冀其奮勉自效。然料其事，斷非徐績及緣營無用兵丁所能辦。因派蒲洲副旅前往，并令大學士舒赫德往彼調度。舒赫德至臨清舊城督率將士，奮勇剿捕賊黨。其最要黨犯如王聖如、孟燁和尚桂偉、王倫之弟及有名賊目之閻信仁、吳清林、李旺等俱已就擒。雖批供王倫在樓自焚，而舒赫德以賊供不足憑信，見仍派兵尽力搜緝。逆賊若實未死，自難以潛踪。但京兵未至臨清之前，即有賊一二千隊行逃竄，難音濟昌截殺五六百，追殺百餘。又經楊景泰在河西堵截，槍殲箭斃計二百餘。生擒百餘人。通計未獲之賊尚有千餘，見在逃往何處？必須切實根追，務

獲實在下落，方能完事。阿思哈在彼未同拉旺多不
濟前赴各村搜捕逆賊，致賊零星竄匿，阿思哈不能
辭咎，然較徐績尚輕。若徐績以本省巡撫剿击逆賊
尤其專責，當賊正窮竄之時，理應帶兵追捕，思贖
前愆。至舊城督兵剿賊之事，有舒赫德差弁，已屬
裕如。徐績實無稍效之處，乃安坐臨清，竟妄拏賊
係伊內囚之事，此一節實未移封疆之寄，朕亦不能
力之姑容矣。又批舒赫德奏、审讯賊党孟燦等起事
之由。批供因年荒歉收，地方官妄行額外加徵，以
致激變等語。賊供本不足，批此必逆匪等自揣叛逆
罪重，捏造此言，冀其解免，且其說流传四布，以
致無知之李淑芳撫實入告，妄云奸民聚眾滋事，由
飢寒所迫。独不思朕臨御三十九年，遇有水旱偏災

不惜帑金調賑，并酌予緩帶，俾紓民力。若用暘，稍有不時，必多方詢問，以通民隱，何至有窮黎無告之事。即取一州一縣，導飾災傷，原可赴上司呈籲，取上司仍置不理，并可赴京於部院衙門控訴。何患壅不上聞。今既以叛逆亂民，即果飢寒所迫，亦難減輕。况其說造自賊口，本屬飾其反跡，李淑芳奈何不察情理，以亂民說，尚何謂之人類乎。前日有壽張縣捐納吏目杜安邦，被賊掠去后，縱賊中脫而求京。命軍機大臣問其壽張年飢情形，杜移收成實有寸丰，各處俱有蓋藏，并非荒歉。該縣民人亦無曾經告災之事。王倫等實係白達教等語，其原委大概可知。此係今李淑芳在旁觀看者，其証易明。至所云額外加徵之語，則無論年歲豐歉，皆不應有

朕屬飾習撫等實心察吏。若官員果有額外加徵之事，徐績徇匿不辦。即當至治其罪，尤難輕恕。朕以愛民為念，即其說本無稽。既有所聞，亦不可不徹底查究。至於款收加派均無難逐一稽查，着舒赫德即同新巡撫揚景素詳晰確查，批實復奏。徐績若仍交巡撫，恐該省吏權規望，難得實情。徐績着解任交舒赫德差遺效力，候查明奏聞定奪，再降諭旨。山東巡撫員缺，即着揚景素補授。揚景素不必來京謝，即在彼隨舒赫德查辦款收加派虛實，并實力搜捕賊，毋任一人漏網，其直隸布政使員缺，着單功耀補授。清河直員缺，着沈吟皋調補。至李淑芳於壽張奸民一事外，并採聞得近京一帶，亦有飢民扶老攜幼迁徙逃亡，地方官着人於芦沟橋攔住，不令過橋。

北土之語，彼時即曾查問，并無其事。具此等貧民多有紛紛面口，身親就食者。若芦沟橋有攔阻之事，伊等何由得面口。况前日周元理奏，并備災賑借之事，諭撥通倉糧十萬石備用，是直隸地方并未置災也。乃范宜賓復踵其說，謂黃村東壩盧溝橋等處窮民攜眷身者甚多，皆因橋上不令放過，以致散處乞食等語，果不殊不成事，而周元理亦當有罪矣。因特派侍郎高樸，表守備帶同范宜賓，李淑芳前往各處查看，批覆奏并未見一乞食流民，該御史等所言，全無憑批，詰之李淑芳、范宜賓，惟托詞屬風聞等語，科道凡聞言事厚所不第，但既聞之後，亦須復加体訪得實，再行入告，豈可肆意忘言，范竇妄請加廩，專力沽名取悅之事，已屬不堪。而李淑

芳代奸民解說，其心術尤不可回。本應各治其罪，但念其所言係民事，朕豈肯以責備言官，轉令無識之徒藉口口實，設各省遇有水旱習撫淳安，而言官又不以告，則所係者甚大，朕不肯為也。范宜賓、李淑芳摺俱發還，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十、諭軍機大臣等，首犯王倫無實在下落，雖訊出王經隆供有曾勸王倫不肯下樓，反^王峻愛供王倫尚死守樓上等語，賊匪狡詐百出，所供實不足憑。舒赫德不肯含糊完事，深得大臣实心任事之道。至所株王倫眷族義子及小頭目前頗多等語。王倫母妻是否在内，應行查明具奏，其義子小頭目等情，罪均屬重大，當詳加嚴訊，應解者即委員妥速押解，其餘即於地方處決。至國泰所奏、高唐州獲賊王四，供

係王經陞之子，二十五日在臨清打仗逃走，可見臨清尚有逃匿之賊，不可不及早搜捕，致留後孽。楊景素已捕授山東巡撫，其辦事自貶於徐績，所有善后事宜及應行查辦之事，即着隨同妥協辦理，直至直隸河南有周元理何涓帶兵防截。且批楊景素屢次所奏、賊匪并無过河之人，是群賊竄匿止在山東境內。楊景素務當设法尽力搜捕，毋令逃賊一名漏網，以副朕委任之意。

十一 壬午諭：明李山車徐鴻儒與白蓮教，擾害城邑居民，蔓延至二十年之久。今王倫云亂，經朕發京兵，命舒赫德往剿弭月，即將群賊殲行殄滅，舒赫德本當叙敘，但王倫罪大惡極，不能生擒伏法，致令焚掠自斃，幸逃寸死之誅，不足以快人心，而

申國法。舒赫德以調度無能，自陳設罪，固可不妙。然，伊辦理實有不能盡善者。即如昔濟圖訪知王倫實在住处，欲往親拏，彼時舒赫德自應迭派勇幹百人同往，乃竟听其帶人無多，輕率前往，致逆犯於被擒就獲之時，匪黨從兩廂突出，向奔首領濟粹不及備，同鄉阿不圖等八人，均各受傷，復打逆犯槍去。首領濟圖等奮勇出力，業已施恩擢賞，而舒赫德不能派多人往捕，實屬疏畧。又如游击剛塔，見王倫在汪宅小樓正坐，忽然樓屋火起被焚，王倫奔斃其內。雖訊取象犯供詞証驗，尚有可批，而所辦實未周詳。在初時緝拏賊匪或遇賊象死守，人力難施，固非火攻不可，及賊勢窮蹙，匪迹偷生，原當豫防其畏罪自焚之事，舊城瀕臨運河，取水甚便。

若備有激桶麻搭，撲滅亦非所迫。即見賊已放火，亦可遣善緣首攀登撲救，毋使逆賊得自投烈燄。舒赫德非不經鍊諸務者，何竟見不及此？舒赫德於此等節目，實不能辭咎。念其已將同案逆賊王聖如及逆党孟璣，梵倖等七犯俱已擒獲，始從寬其交部，仍著傳旨申飭。所有王聖如等各要犯，俟解到日軍明嚴辦，再降諭旨，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十二、壬辰免臨清新城本年未完額賦，并舊賦未完額賦十分之五。

十一、癸巳諭：逆賊王倫滋擾壽張等三縣，殺害縣官，實屬罪大惡極。其壽張堂邑兩縣知縣見訊解京各賊犯，批供該二縣俱被賊縛，逼其順從，皆罵賊不屈，刃賊戕害等語。壽張縣知縣亢齊義堂邑知縣陳枚，俱罵賊而死，克全臣節。著令守土之責，亦可

閫。至沈齊義未能先事覺察，反前等時又復机事不密，致賊党闻风生变，雖亦不能辞咎，而既以身殉亦可相厚。沈齊義陳枚俱着加恩，照陣亡例议恤。又昨批揭景茅奏、堂邑縣訓导吳璵并罵賊尽節，首着该撫查明交部议恤，身以照例給予贈廕葬并。并予賜穀縣丞刘希素，典史方光祀，莘縣把总揭兆立堂邑縣把总揭兆相廕恤，俱入祀昭忠祠從之。

十四、諭逆匪王倫等糾眾滋擾，占拠臨清，因东省絲營懦怯無能，特遣健銳火器二營兵一千名，派額駙拉旺多名濟，都御史阿思哈帶領勦捕，并令大學士舒赫德統率經理，未決旬而一舉蕪事，逆党要犯悉就殲擒伏法，而賊首王倫亦畏罪自焚斃命，驗有實批。若非迭派京兵前往，安能迅速若此。所有面

力各兵帶兵各員等，業於起程時加恩賞賚。其春寧
音濟圖、巴圖保等亦節經加恩賞擢。至舒赫德調度
有方，拉旺多爾濟，阿思哈均能實力董率，甚屬可
嘉。舒赫德、拉旺多爾濟、阿思哈俱着交部從優以
敘。其協勦之直隸總督周元理，總督管河南巡撫何
煒，正定鎮總兵萬朝典，河北鎮總兵黃模，亦俱在
事奮勉，并着交部以敘。

十五、丁酉諭舒赫德，此次辦理勦捕賊匪諸事，實
力宣期，調度妥協，時值冬冷天寒，着賞給御用貂
尾冠一頂，黑狐馬褂一件，由驛發往，俾資御寒，
以昭優眷。

十六、丙午諭總督銜河南巡撫何煒，老成練達，威聲
格朔。於河道机宜素尤諳熟，自簡任巡撫并管河務

以來，體國愛民，實心經理，而於一切修防捍禦，
董率有方，實力封疆得力大臣。今秋因壽張逆匪滋
事，督兵在東省，懃懃事竣回籍，偶而感冒，業已
就痊。昨聞於內黃途次復患風寒，念其年逾七旬
尤宜慎重調理，諭令暫在內黃暫行頓息。特派乾清
門侍衛帶同太醫院堂官，前往診視，以冀速痊。所
有前應得恤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尋予令葬諡恭
溫恭惠。

十七、諭徐績在山东巡撫任內，因逆匪王倫等滋擾
一案，辦理未能妥協，特將伊辭任，令其緝捕逃犯
勉圖自效。并批舒赫德奏、逆犯孟燁供詞，有地方
灾歉，官史額外加徵，釀成事變之語，若所供果確
即應將徐績重治^其罪，因諭令舒赫德，楊景素等密訪

嚴查。茲批舒赫德查奏：壽張年歲有收，該縣亦無
撫徵細派之事。今日并批東省楊景素奏：東省秋成
通計八月有餘。其非匿災，可知是徐績之咎，正在
失察和教，尚非大過，其平日辦事，頗能勤勉。着
加恩補授河南巡撫，并管提督，仍革職留任。候八
年無過，方准開復。所有從前賞賜孔雀翎，亦不准
戴用，以示懲儆。河南巡撫員缺緊要，徐績開通前
往接辦，其未到任之前，巡撫印務着弟柱暫行護理。
十八、頭等侍衛音濟面以勒賊山東受傷病卒，賞銀
壹佰兩治喪。

十九、十一月甲寅諭：大學士舒赫德辦理山東叛逆
王倫一事，雖不比平定^匪，而勒辦迅速，甚屬
奮勉可加。舒赫德授封御前大臣，賞戴双眼花翎。

仍賞給雲騎尉在職。

二十、甲申命纂「勅捕臨清逆賊」

畧也

二十一、乾隆四十年乙未「公元一七七五年」春正月

庚申朔、前批弘晌等奏查軍逆犯呂良之孫呂覽兼

曾孫呂敷光損納監生一事、係戶部辦理錯誤、

另降諭旨。至拏擒刑部原以、作為另戶之案、竟係

錯會朕前諭、今將發遣之。曾為職官反舉貢生盟而身

者、免其為奴於成所、另編入旗_戶當差、係指尋常

為奴遺犯而言。其真正反叛及強盜、免死減等入犯、

原旨即在開除不升之列。若呂苗良子孫係大逆重犯

緣坐即屬反叛、豈可援輕罪、有取人員既已為奴而

戶、致令逆惡余孽得仍竄藉良民、實不足以懲創

而申法紀。即如此次王倫之族、設有舉貢生盟、亦

免其刃奴面戶乎？着交刑部存記。嗣后如遇料理此大逆緣坐之案，不特舉貢盟不應減免，即官職甚大者，既刃逆犯子孫，罪在不赦，亦不當復刃區別，所有呂艷兼呂敷光二犯，前既俾刃開戶，今復妄思溷廁衣冠，情罪尤刃可惡。若僅照該將軍所擬，永遠枷号罪及^{其身}而止，尚不足以蔽辜。着將二犯及其家屬俱發往黑龍江給身披甲人刃奴。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五日抄錄標帖於卿臧」

王倫在臨清「二七七四年九月」

一九二四年刊「臨清縣志」卷一
「大事記」第十頁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公元一七七四年」秋九月
教匪王倫犯臨清，知州秦震均、付將茅儀、參將
身大經竭力守禦，旋經巡撫徐績、大學士舒赫德
奉命會剿，冬十月匪平。

「按」、王倫者壽張奸民也，繼白蓮教徐均儒淫
氣洩病，煽惑愚氓，教以奉勇。往來魯豫之間，
結納亡命黨徒至數千人。時值承平日久，人不
知兵。乃清廷方用兵金川，各地備虛，賊覷臨清

當庶，乃於是年八月二十八日夜起事，陷壽張城，
却獄搶庫銀，逼脅官吏，知縣沉齊義，罵賊不屈
死，遂連陷陽穀，堂邑等縣。死難者堂邑知縣陳叔
訓道吳瓊，游击趙福，縣承劉希素，典史方光杞等
未几巡撫徐績奉命會剿，圍之於梁家淺，兗州總兵
惟一駝援，以兵二百击賊於柳林。不利於是賊，循
筏渡運河。九月初七日襲批臨清土城，（高去謂舊城）西南二門，用牛草林楷焚燒門。
賊蜂拥城下，冒知州秦震均，付將葉位，參將身大
經，千總孟大勇，自城上槍炮并施，斗賊二百余人

磚城賴以無恙。甲戌賊家千余，腰揭紅旗，手挺大槍，直搶衛河西岸，官兵付將瑪尔清阿習，游击武灵阿射中賊目二，擒暫數百。是時欽差大學士舒赫德統京兵健銳火器營及吉村善射手五十人至自攻東面，又各即兵新集四面圍剿，丙子夜五鼓瑪尔清河，總兵万朝典焚毀浮橋，殺傷甚衆，槍過衛河東岸。都司張在富率回兵自虎，回民洪和洪全截击二岔河口，堵殺賊數百，溺水死者不可勝計。付都統伍十布自東南面入城。左都御史阿思哈統兵接前，分進各街巷，大肆剿殺，奪獲大炮一，斃賊無算。侍衛巴圖保護軍統領春寧自塔湾入，射殺賊目一，擒斬四五百人。額爾拉旺多濟分赴各村，搜殺逃逆賊，竄急敗窜，土城內鎮兵

巷戰，後歸汪宅死守，侍衛音濟音伊琳、翼長保倫縱火焚攻，击斃女匪無生聖母及撲刀元帥楊五二人。前鋒繃阿不面等焚燒賊巢，直入屋內，音濟音生擒王倫，突有悍賊數十人至，刃奪之去。音濟音等人俱受重傷。翌日賊首王倫登樓自焚死，伍什布入內搜捕，獲偽元帥孟灿，和尚梵偉，至王經隆，聞言仁，吳清林、李旺各要犯，監送京師，凡一月六日而賊平。事後大臣奏准、奉宸錢糧悉赦蠲免，并发給貧民四月口糧，計谷二万七千二百余石，復領填毀房价二千二百余石。

臨清縣志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公元一七七四年」

清高宗

「百碑原在臨清人民公園一九六六年毀」

臨清倚近河，富庶甲齊郡。一日遭賊燹，遂致不可問。自蓬教貽徐鴻儒，百余年未盡根株。王倫倡亂，張縣，逆黨蜂聚起一呼，蔓延三縣遭其害。戕吏却庠段無辜。遂徙臨清依第穴，三犯新賊未遂謀。

注、賊徙臨清旧城坊，餘穴幾半月，二次犯臨清新賊，賊中文武守禦極嚴，殲賊甚重，賊不得逞。爰發京兵連剿賊，重臣經事資嘉謀。

注：

山東絳營懦怯无胆，知其未能勦賊，特簡健銳火器營兵一千令額駙拉旺多尔济等帶領，又掄東三省善射五十人馳赴之，并遣大學士舒赫德先期往董軍務，京兵甫兵臨清，賊已有聞風奔窜者，舒赫德音齊首邀击尽歼之，八旗勁旅因勇銳無前，并深諳舒赫德調劑之力。

四面会同同日進，游魂釜底奚逃誅，而何逆賊竟抗拒，無已火攻下策首。

注：舒赫德由德州進兵攻其東北，徐績自東一路進兵攻其東南。慮徐績不習兵，別遣阿恩哈率京兵二百往會之，周无理遣直隸銳兵，付將領兵攻其西北。何燭遺河南總兵攻其西南。逆賊四面受圍，伏

注：

山東絳營懦怯无胆，知其未能勦賊，特簡健銳火器營兵一千令額駙拉旺多尔济等帶領，又掄東三省善射五十人馳赴之，并遣大學士舒赫德先期往董軍務，京兵甫兵臨清，賊已有聞風奔窜者，舒赫德音齊首邀击尽歼之，八旗勁旅因勇銳無前，并深諳舒赫德調劑之力。

注：舊城居民亦有被騙從賊者，先期諭令投歸即
無罪，乃招之不面，兵至豈能復付，殺戮過多，回所
不忍，然由若輩自取，亦無可如何年。

雖然，吾惟引咎責吾躬。

臨清歌

乾隆四十一年丙申

清高宗

「公元一七七六年」

「百碑原在臨清人民公園，一九六六年毀」

御舟經臨清，因作臨清歌。詎曾金川擬進軍

勦劉吳數斯么麼。

注：兩金川以服屬土司，取於貢恩抗拒，削平本非奇蹟，是以近依成太學碑文，比之唐時討平淮蔡而已。若王倫係內地奸民，以邪教惑民作亂，發兵勦滅，不過如尋常擒捕盜賊，更不足比也。

猶惜閭閻遭變亂，祇有却教拒容過。

注：逆匪倡立邪教，以邀却教為辭，煽惑愚民，良民為賊，放殺及逆黨就殲，伏誅者幾以萬計，是賊此一方之劫，而非逆匪所云也。

賑災無待主爵尉，餓困原異演茫戈。

注、王倫逆慢時，或有言災民因飢餓所迫而亂者，給事中李淑而王彤之章奏，恐地方官果有此事，因命大學士舒赫德，於督兵之使，細加防察。乃勘實奏聞，以三壽張陽穀堂邑等縣，長年收成均稔，賊所至并未搶劫倉倉，其非飢民可知。王倫等實因邪教糾眾不法，無該喜事之徒，妄言惑听，固不足信也。

縣令夫察更未密，一死稍得曠愆差。

注、三壽張令沈其義於王倫倡立邪教，未能早加察知擒捕，反其鬧事，乃於大堂愈差往捕，而胥吏人教者多，遂至洩漏生變，事机不密，自貽之戚。當律以不職失職之罪，因贛賊遇害，宥其過而予之以

卯。

然猶賜恤寧從厚，謂烈則可忠則耶。

注：沈其義憤輟失賊，乃賊所害，只可謂之烈，而不得謂之忠？其女二姉於其父表，歸籍時投緡以殉，亦止可謂死義，而不得謂之死孝。蓋聖人教民，無一死傷生毀不厭恤，未聞教子女以殉父母為孝也。昨浙巡三堂趙章中，乃未忠孝聚於一家，措辭失實矣。因降旨宣諭：勅部以全家殉難創旌之。

突如其未批要地，新城終未失嗟哉。

注：賊匪佔批臨清舊城，復遣其党於初七至十二日，連日攻犯新城之西南二門，付將葉信，參將身大經，冒知州秦鹿均嬰城固守，百計抵禦，

發搶炮殲賊甚多，賊不得逞。十九日賊復以火箭突車而至，欲焚毀闔扉，城上僧知之，柳不得其車輪以火箭射其車，薪燃，賊反自焚斃多人，自是不敢復窺新城矣。

札不下庶幾則可，頗有明理者費磨。文武諸吏反士庶，尽節費屈原堪嘉。吾民翦滅示國法，良民恩恤恩加宜。綠旗怯懦豈足恃，八旗述銳無須多。

注、因綠旗兵怯懦無能，將选派鍵銳火器兩營，蒲洲兵一千名，馳赴山東剿捕賊衆，即就翦滅。至逆匪初起侵擾諸縣時，官民乃賊所害者，除亢齊義外，則有署堂邑知縣陳枚及其弟武舉陳元樞，陽穀縣丞劉希焘，典史方光杞及其侄方義。堂邑訓導吳燦及其侄吳文杏，僕王忠。武職則有署壽張游

去趕福，羊縣把總楊兆立，堂邑把總楊兆相，裏城
外支把總崔吉士，及普緝總兵薩靈阿之妻。時就偈
臨清，永罵賊被殺。壽張訓導李昂妻戚氏，聞賊至
自經。其士民則壽張生員王鳴崗、王廷柱，臨清生
員王政，臨清州民黑耿光，馬休稟，馬休乾皆均
賊害，臨清生員李白孜，監生胡適抗反妻劉氏，
州民趙金階自縊死，并勒部如例旌恤。

重臣習事命經理，夾河師置均回撫。

注：巡撫徐績等皆非熟悉軍務之人，措置不得得
要。以次學士舒赫德，曾經西師之役，嫻於甲兵。即
命至山東，督率調度進剿，并令額駙拉旺多爾濟都
御史阿思哈同行。舒赫德至德州調集各處兵馬，京
兵一到，即令阿思哈分領象兵，往會徐績等至臨清。

由南路進攻。舒赫德、拉旺多爾濟等統率京兵，由東面進攻。復派侍衛春寧率東三省善射手五十人，并至，并命直隸總督周元理統兵由故城一路協剿，并於威縣、臨鄉分兵堵御。河南巡撫何焜在邱縣、館陶一路防守。楊景素時為直隸布政使，駐兵河西，因以折橋事委之。二十二日夜半楊景素、瑪丕清阿率兵攻賊浮橋，射燈燃炮之賊兵丁、穆維炳上賊舟，舟炮斷橋索，勁兵數十人繼之，却炬焚橋檻，頃刻而燬。殄賊數百，賊遂不得回逃，二十三日京兵全至，驅清於舊城四面開圍，賊窘迫率一二十人至塔灣，復經春寧，音濟首等射賊五六百，逆賊復遁回舊城。其餘竄逃，追殺殆盡，賊有潛泗欲渡河者，悉均楊景素一路之兵射击無遺。越數日賊即剿平。

錄其功績，因擢揭景素為山東巡撫。揭嘗清阿房充州總兵，穆繼賓巴圖魯等，擢千總，并賞藍翎。其在事大小員弁，各錄敘陞賞有差。

滋事一月平六日。

注：王倫自八月二十八日起事，至九月二十九日渠魁自焚，黨羽悉就擒獲。檄解誅磔，統計仅一月而八旗兵合剿，自九月二十四至二十九，計凡六日而平。以視明白達教徐鴻儒等擾亂山東二十年，始經巡撫趙彥討平，其迅速不啻十百倍。

趙彥升戰猶延俄，第身歷情形閱。高姓安堵通肩摩，徒規鋪戶復如昔。是二倍商賈權。

注：臨清舊城為商賈聚集之所，市塵密比，販發破後也已修復舊觀。

汪家大宅付灰燼，首逆以此為巢穴。此貳居官之良報，其後有識思早加。

注：王倫至臨清，佔居原任河南巡撫汪穎舊宅。其曾孫汪繼烈等，孫樞家徙避，官兵至，賊放火自焚。意汪穎為巡撫時，必有歛賄自肥。故其居不能遺之曾元孫在守。然使汪繼烈明於大義，當避賊外而時，先焚其室，今賊無所棲。事後上聞必嘉憫厚賜而錄用之。茲雖無從賊之罪，而室既灰燼，實亦無可施，惜乎其智不及此耶。

率亦置之弗深咎，大義更必常人訶。舟經因作臨清歌，奚以致此悲如側。

以上二詩誇張侈恣情且乎詞，而對於汪氏論尤深刻，惟以其頗可証史，姑存之。

王倫在聊城

宣統二年「公元一九一〇年」『聊城縣志』卷十一

『通紀志』中關於王倫的史料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公元一七七四年」秋九月，
壽張王倫。堂邑賊王聖如陷堂邑，犯聊城，關帝題
聖駕走之。

王倫在冠縣

道光十六年「公元一八二六年」

平永康編

「冠縣志」中有关王倫的史料

「一」乾隆二十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弄張賊匪王倫堂邑賊匪王聖如反，陷堂邑、陽穀、臨清。余匪剽掠冠境。大學士舒赫德帥師討平之。

「二」乾隆二十九年秋九月，教匪王倫反王聖如反，自王皇廟掠車北犯。境內勾湧殉者數十人。姓名失傳，并某追反境外，殺數賊死焉。後賊至臨清大學士舒赫德討平之。

『壽張縣志』 有关王倫起義史料

光緒庚子「二十六年、公元一九〇〇年」 刘文瑾 編

『壽張縣志』 卷五 『職官』

等

一、元立義：字立人，舉人，漸江身程人。乾隆三十七年
任「公元一七七〇年」，廉恭勤慎，剔除弊端，在任
三年不以家室相隨。甲午「一七七四年」，遭王倫之
變，倉猝無以御。乃整衣冠升公座，賊初不敢逼。
曉以大義不聽，大罵之，賊以利刃自座后潛刺之，
洞胸。有僕刘某首同殉命，士民感德，立祠祀之。
五十九年「公元一七九四年」，知縣姜旭稟請建祠，
奉旨建祠。有碑記。

姜旭：漸江錢塘人。

三、沈公祠碑記「朱樹勳」「畧」

二、重建忠義公祠碑「莊洪烈」「畧」

四、壽張顯庆寺——在城南百二十步鳳凰台上，

明洪武十五年自竹口遷此。

五、南台——風吟亭又名「風台」。

六、邑令沈公祠：

乾隆四十五年「公元一七八〇年」荆建，有旨

建建專祠。按於乾隆二十九年殉王倫之難，僕劉

恩同殉，後復蘇。乾隆五十九年「公元一七九〇年」

知縣姜旭稟撥倫產八十畝有奇歸祠，坊崇修查火費

以劉僕之子孫查立守之。光緒二十二年「公元一八

九六年」知縣莊洪烈重修，因劉僕偷捐，即坊每岁

地租內撥京錢十二千給之，又撥京錢四十千為新立

美字延師之資，有碑記。

乾隆臨清勦賊記

魏源

——見魏源『聖武記』卷八

國家中漕東南數百里，由蓮河供億京師，而臨清州縮穀南北水陸咽喉，有新舊二城，皆瀕蓮河東岸。舊城土^垣周二四十里，市廛鱗次數万家。自新城等。乾隆二十九年「公元一七七四年」兗州府壽張縣奸民王倫，以清水和教淫氣治病教拳勇。往來山東，号召無賴，徒黨日衆。美臨清之富庶，又大兵方征金川，意畿輔兵備或虛，倡言有四十日大劫，

從之者得免，壽張知縣沈齊義捕之。賊遂於八月二十有八日夜，襲賊戕吏。賊先言：破城日當有風雨，及其適應，衆益信。承平久，官民皆不習兵，連陷堂邑、臨陽穀，皆却掠萊城道，分軀臨清、東昌而阻遙道，衆數千，時上駐蹕熱河行宮。大學士舒赫德奉命視河南決口，未而都命佩欽差都御史阿思哈率健銳火器營千，又簡吉林索倫善射手五十為迭峰，詔直隸總督周元理，以兵^四廣平大名界，而河道總督姚立得防東昌，時總兵惟一以兵二百击賊堂邑，復以兵八百击柳林皆不利。賊固巡撫徐績軍於臨清之梁家淺，惟一援之，賊解圍馳遶河，官兵不扼遶河東岸，惟知避賊守，賊遂張筏渡臨清舊城，佯禁殺掠，以車二百輶塞街巷，齊丁狀圍攻新城，城上

槍炮击之不能中，乃裸婦女血刃犬厭之，復取其火車。十四日总兵惟一，德州守尉格苗肯以兵千余至，不知休戚，伺机面奇，即促战城处，既败，遂不入城，而走东昌，詔斬以詢。会各郡援兵渐集，臨清，官兵詔夜半縋城，槍賊不備。付将莘汶不可，回空糧艘阻桥，不得进。贼反背，釋夫以攻城，又束糧艘，乃浮桥苗東渡。時禁旅由德州攻其東，東昌兵攻其南，直隸兵由景州攻其北，又以兵扼館陶，斷而審，直隸总兵万朝興破賊二千於達河兩岸，燬浮桥及闸口之桥。又潛兵扼下游三岔河，賊其西渡之賊二十有三日，舒赫德军抵臨清，賊千余北，苗率官兵，而號賊五六百，陈舊城東門迎战。舒赫德遣侍衛音济苗等，以禁旅二百追賊北門外，而東攻東門。賊敗。

審內，頌兵巷戰，官兵先后焚斬及赴河死者千余。驅賊東南之賊尽归西北。音濟面既殄北審千賊於塔灣，亦迎兵授王倫於城中大宅，毀牆入，手擒之，刃十余賊所殺，賊登樓縱火死，復殄巷戰女賊身氏等數十。生擒其弟王樸，其党樊偉，孟岫，王經隆等檻送京師，誅其党千余，舊城居民先后投首数千招回復業之戶七千，口四万余。凡一月賊平，餉艘回空南下。上責舒赫德于音濟面手擒王倫時，不多傳精兵，致首逆未生俘，又逮至付將素信不可守舊城之罪。舒赫德奏言：舊城土坦半圯，且膠濶難守請宥之。然守臨清者當守運河，渡口舟雖撤而眞守兵，此賊得以襲批舊城也。且撥兵已集，益從繼城恃賊之謀，事平善後亦未聞改入舊城，而稽圍之何

耶？初給事中李淑芳奏言：『山東吏諱災不招，反加徵激變，非尽邪教。』反逆黨餽京，軍机大臣九卿科道鞠於庭，命李淑芳自問賊？皆以無灾对者。詔罪狀李淑芳，奏直隸荒歉之御史范宜賓皆謫之。乾隆四十有一年春二月，金州渴旱，上東巡青邱，望日月回睟舊城，御制『臨清歎』，『臨清歌』二詩勒石阡東，憫民痼焉。嗚呼王倫之事，么麼無足紀也，然顧祖禹有言：『地利隨時事異。』今日南北咽喉在於運河，而山東扼其要害，故能劫幽燕利害者必于山東，則臨清之事，可無紀乎？

——道光二十二年「公元一八四二年」邵楊

魏源於江都紉園——「光緒壬寅」「二十八年壬寅」

公元一九〇年「中秋上海書局石印」——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二日錄於濟南大明湖畔。

汪、魏源清湖南邵陽人，字默深，道光進士，官至高郵州州。崇尚理學，治經求微言大義，熟於經濟掌故，尤精史地學。著有：『詩古微』，『書古微』，『聖武記』，『海國圖志』及詩文集。

注：『聖武記』，書名，凡十四卷。清魏源撰，起清太祖迄宣宗，取關於武功之事，分篇敘述，後附兵制、兵餉、掌故、攷証、事功、雜述等，或推為紀事本末中之善本。『舊辭海』一〇八二頁。

壽張農民起義領袖

王倫故里散記

公元一七七四年「乾隆三十九年甲午」
「紀念王倫起義一九〇年」
「一七七四——一九六四」

一九六四年十月草稿

八月二十八日在党家店起義——陽曆十月二日，
一七七四年九月二十九日自焚「陽曆十一月二日」

李士釗一九六四年於濟南

一、一九六四年陰曆八月二十八日「陽曆十月二日」
是清乾隆三十九年「公元一七七四年」山東壽張

以民領袖王倫，林哲和堂邑王經隆等人，分別在壽張城東十二里的兗冢店身後王店，堂邑張四孤庄起義的一百九十周年紀念日。王倫等人在八月二十八日夜間佔領了壽張縣城，殺了縣官死齊義，王經隆在同一天也在堂邑領導群眾起義，南下和王倫會師先打敗了清將兗州鎮總兵惟一，跟着又連破陽穀，堂邑兩座縣城。九月七日在堂邑柳林打敗山東巡撫徐鎮，又來勝佔領了運河岸上南北水陸咽喉的臨清城。他的以臨清為基地，整頓自己的隊伍，開始和清軍進行了連續十七天的圓城戰鬥。九月下旬清軍龐集，王倫的起義軍轉攻身守和敵人展開巷戰。戊位重要領導人都在戰鬥中犧牲，清軍大肆放火燒殺最後王倫放火自焚，王經隆林哲等人伴送北京遇害

这次起義前後用時僅僅有一個月零六天，但是聲勢之大和影響之深，確實震撼了清朝廷，雖然暫時被鎮壓去，可是有些領導人物却隱藏起來始終未被官方搜獲。王倫起義是他在魯西北平原的人民心上燃起一把反抗的烈火，雖然攻城戰，前後只有六天，但却永遠沒法撲滅的。

清朝乾隆皇帝為了誇耀他的戰功并討起義領袖和席大革命群眾橫加污蔑，曾在乾隆三十九年寫成『臨清嘆』長詩記其事。乾隆四十八年以後他在去曲阜朝聖回京途中又寫了『臨清歌』述前清事假惺惺地嘆惜生

民之苦，刻碑立在臨清運河東岸，今天看來實際上已成劫屠殺人民的自供狀了。還刻印了勦捕『臨清逆賊紀略』一書。

二、一九六四年的五月間，麥收之前，我到過壽張縣城，也專程訪問過農民起義領袖王倫的故里。我乘着自行車順着金堤向東北方向走，到八里廟一座水閘前才下了大堤，又經過一個叫前家店的小庄走了三四里，才到了清朝農民起義領袖王倫的故鄉——黨家店和後王庄。這裡距壽張縣十五里元区的王坑公社，距壽張縣城十二華里。一般人都只知道王倫起義的地方是他的故里黨家店，而沒注意他的老家是後王庄。因為黨家店和後王庄是兩個庄連在一起的，挺當地的老年人說：『我的這里的黨王不付』。當王倫起義失敗被官府清鄉的時候，他入官，人人監庄上已經沒人啦。事後王家的後人都搬到黨店姓黨，不敢姓王了。最近公社化以後，砌了一座祖先

的坟墓究竟應歸那個生產隊來掃？他們的曾互相研究處理辦法。這座坟裡埋的王倫起義後的受害者之一前些年誰也不敢提起王倫的事，一提就吓的不得了。因為黨家店和後王這個村庄在解放前的年代里，一直假封建地主階級看風是『償命賊的窩子』。

壽張縣自一九四五年秋天被八路軍解放以來，已有十九個年頭，不只壽張全境的人民在共產黨八路軍的領導下翻了身，黨家店和後王庄的勞動人民過去在王倫起義失敗後的一百七十多年中，從來都是吞聲忍氣的抬不起頭，只有在共產黨毛主席的光輝照耀下，王倫故鄉的人們，才真正在政治上站起來并徹底翻了身！壽張縣的人民政府有關部門，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在後王庄東首街心去十五裡元

的大道旁修建了一座「王倫起義紀念碑」。這個碑座北朝南，正面是用紅磚砌成的碑棧子，正中砌着一塊高一百四十公分，寬四十公分的青石，碑身上刻着三行楷書字：「青乾隆間農民起義領袖」「一七七四年八月二十九日亥辰」王倫故里」。公元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立。過去一百七八十年來，歷代而敝的官方文書，對於弄張農民王倫起義的歷史，不是樣做「妖人」就是呼為「奸民」，極盡其歪曲和污蔑的能事，使人們無法獲得一個正確的概念，但是王倫的真實和生動的故事，却靠民間口頭文學的巨大的力量，在五代代用口授的方式，一代一代傳下來，并永遠埋藏人們的思想深处，現在更加廣泛而普遍地流傳開來。一九五八年壽張縣孫劇團曾在壽張，

陽穀、聊城一帶，以地方戏曲形式演出『王倫起義』。
「鄭惠亭等編劇」，一九五九年還到濟南向山東省和
濟南市的有關領導和文藝界作回報演出，獲得現衆
的贊許。一九六〇年壽張文化館的業余話劇團，又
演話劇『王倫』。『李漁、楊万祥等編劇』，黨家店和
後王莊的窮苦人民和王倫的後代們都赶到壽張去看
這出戲，壽張縣六十二歲的民間藝塑藝人共產員張
壽臣同志後來又根據民間傳說寫舞台故事，創作了
一套『王倫起義』的連環首圖，吸引來遠近的農民群
衆不斷來參觀欣賞！

王倫和他的親密战友林哲「即壽張顯寺和尚梵
偉的徒弟壽張林家塢人」在壽張南門外東南半里的

明代古剎顯庆寺「当地人移南台或鳳凰台」起義的
故事，雖然已經過去一百几十年了，但是今天王倫
故鄉的人們說起來，還能像昨天才發生過的事情一
樣，生動如繪地描述他們的英雄形象！在「王倫
起義紀念碑」南面不遠處有一個水坑，相傳就是王
倫起義前和戰友們練習習武的「大窖子」故址。現
在已找不面那兒是王倫面生和住過的宅基，但我却
訪問了主倫近支六世孫王傳貴「五十八歲，貧民」
和七世孫王子耕「四十七歲，貧民」兩家的住宅。
王傳貴同志不在家，我只見到王子^耕同志的妻子，她
家有四口人，十八歲的兒子王懷常，是王倫的八世
孫，正在外邊參加修金堤的工程未歸。她有個女兒
已出嫁給一個貧民面身的青年空軍軍官，這家王倫

王倫的血族在一百九十年後，已起了重大的變化。

她告訴我說：王家幾輩子都是「單傳」下一個獨生子，人烟不旺，雖然在王倫起義失敗后封建官吏和反動地主們曾想尽方法要把王家的子子孫孫斬盡殺絕，可是由於階級弟兄的冒死隱蔽，總算使王家還留下一條根芽！那神喜悅和辛酸的心情使她几呼流下淚來！在王子耕的家裡還見到了王倫的另一六在族孫王傳進「六十四歲貧民」老先生他說：「王倫老爺爺的事是乾隆二十九年興起來的！他那支人家的祖坟原來在庄東南半裡之外，五十年前還有一棵一樓粗的大杜梨樹，可是王倫家的祖坟，早被官兵和地主的扒光了！」言下還怀着無限憤怒的激動心情我還見到一位王倫的五在族孫王廣海老先生「八十

四岸，負疚」他正在庄北的桃樹園子裡待坐，老人要我和他在桃樹下席地而坐，愉快地談起他從上代的先人們所遺留下來的有关王倫的故事，老人非常健康而且健談。他說：「自從王倫創事失敗之後，俺們全庄上幾呼逃亡的沒人啦！關於他老人家的事情俺庄上的人反不如外庄上的人，說的仔細些！我知直王倫直系血族中有個嫡親侄兒叫王有身，在官任奉洗王庄時，亡命到西藏去啦。他家在第三輩上有個子弟念書不錯，曾上京會試中了進士，回家立過棋桿，上坟祭祖後又回到西藏去啦。那一支人烟如今還可能傳的着哩。老先生吸烟喘了口氣又說：俺王倫老爷爷本來也是個念書的人，他曾經中過舉人，為了和豪門貴族爭奪會試不第，才下了橫心，

果文習武，聯絡朋友共圖大事！難說他不再專用文功，但仍舊是白天裡習文，黑夜裡習武！他有個最得力的徒弟叫林哲，是壽張南鄉黃河北岸的林家塢人，最初和王倫一起練武功，後率在南台顯庆寺出家當了和尚，跟王倫一道起事的！他又說：「我們王家原來都是陽穀城南十七頭上的後代，在他老人家『指王倫』領導群眾抗糧抗捐一鬧亂子，很多人被官兵殺害以後，才又拔到這裡來的。王倫是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二十八日晚上，先在壽張縣衙門裡殺了死官『齊義』後才起手的。以後他老人家又帶兵打陽穀，打堂邑，過柳林佔臨清，把北京城裡的朝廷都給震搖盪啦！吓的他們發來大兵攻打，兵馬到一眼望不到邊！他老人家英勇的很！親自領兵守

城，官兵有大炮，他們沒有，雖然官兵把臨清团团圍着，但是不敢向前傾搥！直到那年九月二十九日臨清終於失守，有人說他老人家自己已在樓上放火燒死的，也有人说他逃回來走遠了，已快二百年啦，却一直没有真訊吧？

這位王倫的後代用最樸素的語言所描述的情況確是令人感劬并切之神往的！從這些話語中可以看出人民群眾，對於這位十八世紀後半葉农民起義領袖的身掌和愛戴，他們不認說面或者相仿王倫是死於官兵的炮火和刀劍之下，更說明勞苦群眾對於王倫起義抱着多麼厚的階級感情！

最後他還提到：「王倫失敗後朝廷下了一道聖旨，叫天下十三省的各州府縣老百姓大人小孩的，

都學着下一種他們所特別創制的棋奕『斜王倫』，用二十個小棋子，圍攻一個叫王倫的^大棋子，最後把他攻到預設的陷井——臨清結局。這種棋過去在山東子也是非常流行的，可是在我們庄上，多少輩子以來，從來沒有人下過它。在歷代反動統治的黑暗年代裡，人們不能站出來公開抗拒這種專門污蔑我們老祖宗的勾當，但是近二百年的長久歲月裡，誰也下不下這種棋，就是最有力的『無言的抵抗了』。先生談到這裡臉色紅了，氣憤的手直發抖！

『斜王倫』這種棋奕，確是反動統治者的忠實奴才的，剝空心里別面心裁所想出來的玩藝，其中隱蓄着多麼尖銳而毒惡的階級鬥爭手法！他們企圖通過這種卑鄙的宣傳辦法，深刻入微地掃蕩王倫起

義的政治威力，所給予封建統治階級創痛之深了。

二、王倫所領導弄張農民武装起義，最初是利用白蓮教中的一個支派清水教，來發展他們的組織的。白蓮教本來就是具有迷信色彩和頑強生命力的。抑密教派，在中國封建社會的後期，在農民中像蔓草樣的生了根和農民起義發生悠久的歷史關係。明朝天啓年間山東的徐鴻儒起義連緒二十年，就是由它組織起來的。在清初一百年中社會階級矛盾緩和的相對形勢下，它也處於暫時潛伏的狀態之中。但在所謂乾隆盛在的年代裡，它又重新活躍起來。王倫起義不久之前，山東的白蓮教，又有荷澤王忠、寧陽孔乃林等人所領導的教案發生，使得這股地下伏流又湧面來。

壽張民間至今還盛傳着關於『王倫起義』的各種神話。其中有一條說王倫在起義之前，本來用紙剪成許多人形，放在櫃子裡。他說要到張秋鎮去運桐油來，把每個紙人形都刷上桐油，使之能夠擋風擋雨時再動兵。他臨走前告訴他的嫂子，千萬別開他的櫃子，以免洩密。他的嫂子不听话却偏偏偷打開他的櫃看，他兩盛的紙人形。在王倫起義的時候，這些紙剪成的人形，都變成神兵，英勇善戰所向無敵，所以才戰無不克的連續佔領陽穀、堂邑和臨清城。在清朝的官兵攻打臨清時，正巧下了大雨，把王倫部下未上油的紙人形都淋濕啦，才打了敗仗，若不是他的嫂子事先破了他的機密，清朝的官兵一定打不敗他！這種傳說雖屬荒誕不稽之談，但却蘊

含着人民群眾對他的無限同情和精神上的巨大支持，才有意地創造出來，並經過美化和加工的。

根據有關史料知道，王倫是在乾隆十六年「公元一七五一年」加入白蓮教的，那時他還未滿二十歲，他擴大發展組織，只是他起義之前三四年間的事情。白蓮教的組織關係比較寬松，教首們都可以獨立發展並形成自己的支派，王倫所立的支派叫清水教，他最初是利用教拳術練氣功和治病等方式進行活動，來吸引並結攷民群眾的。起初的一批骨干人物除了林哲之外，還有堂邑張四孤莊的貧漢王經隆「王聖如」，他就是先參加清水教，又在當地組織農民，後來成為王倫的得意弟子，他和王倫同日起義率領隊伍和王倫會合，跟着王倫連續攻克陽穀、

堂邑、臨清三個城市，最後在臨清被俘犧牲。還有兗州身三娘是個着明的女雜技藝人，她善於騎馬使双刀，參加了起義成爲王倫的得力助手之一。不幸中了官兵的彈傷而英勇犧牲時，才只有二十歲。林哲「梵偉和尚」原來也是王倫的徒弟，後來成爲他的軍事參謀。王倫的起義隊伍裡還有像皂役李旺，和胥吏、民壯、管兵等各式各樣的人，也有個別擁有土地房屋比較富裕的人物，甚至連壽張縣官死義義的手下人，也有人參加了他的清水教。他們之所以提前在八月二十八日起義，就是有人從死義義的衙門裡傳而要捕殺他們的仇息，而提前發難的。

王倫在他們起義之前，已經提出「反對額外加征」和「殺官劫庫」的政治口號，因而受到遠近农

民群眾象的熱烈歡迎和擁護。在他們起義的前夜，壽張縣官死，齊義已經預先得到風聲，準備加以鎮壓，因而使他們不得不提前。在八月二十八日「陽曆十月三日」在黨家店和後王庄先動手。那天由於壽張城裡預有埋伏和顧慶寺方面的接應，使他們很快的佔領縣城并殺死縣官死齊義。

四、王倫所領導的這次農民起義，從佔領壽張開始到夏陽穀、堂邑和臨清三座城池，軍事形勢的發展非常的快而順利。雖然他們是用「過劫」的迷信口號宣佈武裝起義，沒能提出顯明的政治口號而外，但在佔領壽張縣城後，立即打開當舖把當內存儲的衣服散發給群眾。王倫的起義軍在九月七日佔領臨清土城大寧寺鈔關街汪家大宅以後，又把當舖的衣服

服和糧倉的存糧分給群眾，這些積極的政治措施，很快地把被剝削和被壓迫的窮苦農民們，都吸收并團結到自己的隊伍中來。臨清有個叫殷文的人，在路上遇見王倫的起義軍，發給他一把鐮刀，就立即成為一個堅強的革命戰士。另一個要飯的姜小二，遇到王倫的起義軍隊後，第二天就參加攻打臨清的戰鬥。王倫起義軍所用的武器，雖然多是刀斧和農具之類，但所到之處參軍的人蜂擁而來。當王倫起義軍攻入臨清城時，清朝的官兵紛紛北逃，可是人民群眾，却向着王倫的方向奔來，臨清是個回民聚住的地方，也有許多回民前來參加起義軍。起義軍的戰鬥情緒很高，他們用頰柄槍、頰刀、撲刀等簡陋的兵器，甚至把矛刀樵斧綁上桿子，跟有身槍、劈

山炮等優勢火器的官兵作戰。

敵人把他們看成急行如下的猿猴，不怕死又不怕槍炮，起義軍所到之處群眾都樂於自刎的和他們鏟草、磨面、做飯等工作，大大地鼓舞了士氣；相反地清官兵則是情緒低落毫無斗志。官方文書中自己描寫士兵作戰時的情況說：「隔着半里之外就放槍，打不中再裝藥，對方匍匐前進，冒死往上衝，再放槍仍從背上掠過去打不中。使清軍的馬步兵都掠以為王倫的兵『有神術不俟槍』」因而潰退一退就是幾十里。這就是官兵把起義軍看成有『妖法』的真實情形。

清朝皇帝對王倫起義引起了嚴重的注意。曾特派大學士舒赫德為統帥來山東指揮，他參加過

回部战役军事经验丰富。到山東即組織了三路進攻
自從德州經恩縣、夏津前進到東北線；山東巡撫徐
鎮指揮的山東兵馬，由東昌「聊城」北進到南棧
直隸巡撫指揮的直隸「河北」部隊由景州經故城、
油坊前進到北線，各地的地主御勇，也配合官兵作
战。送来牛、羊、草豆等慰劳品来，为官兵助战以愈
一鼓撲灭起義軍。阴历九月二十二日舒赫德到臨清
二十四日開始大举進攻臨清战王倫的起義軍被迫放
棄攻城，城上固守土城，与突入的敵軍展開激烈的
巷战和肉搏，起義軍中的婦女領導人乌三娘和王倫
的弟弟王真，都在激烈巷战中牺牲。九月二十八日
舒赫德还下令放火焚燒王倫所佔的汪家大宅，當時
婦孺哭號震天，慘狀空前。王倫冒火作战，曾与敵

軍生俘，後來又為起義軍將士的奪回來，使敵軍將領都受了重傷，王倫於九月二十九日在汪家大宅的樓上放火自焚殉節而死。起義軍的主要人員孟灿，王經隆，林哲，梵偉和尚，同吉仁，吳清林，李旺等人都迫清軍所俘，撫解北京後遇害的，被殺害起義軍和無辜人民無數。王倫起義和戰鬥的全部時間只有一個月，他們的能連續攻下三個縣城，路行五百里，處處受到窮苦群眾的歡迎，並不是偶然的。封建統治者在臨清的血腥大屠殺，其殘酷的程度，連他的內部的人，都說^詩「都是會墮『地獄』的！』事實上他是執行皇帝的詔命；當時的地主階級也大肆殺害起義軍的家屬，連小孩也免不了，實際上真正的凶手，應該是地主階級的最高代表人——皇帝，

這筆血債應記在整個反動統治階級的賬上。

五、王倫起義軍的本身，沒有直接描繪後代以任何文獻材料。可貴的是在人民群眾中流传着生動如繪和千百不朽的傳說，這些珍貴的民間文學材料，過去一百九十年來還沒有人進行系統的研究整理，如果再不加以深入地調查訪問，並及時作成文字記錄材料，再隔此年代也許會更加殘缺不全或者會日漸消失和淹沒了，因為我以為整理『王倫起義史料』不論從史學或文學角度而言，都是一件刻不容緩的急務。相反的，在敵方的官文書和私家著作中，則保存下部分起義者的供詞和咒語。清朝皇帝在王倫起義被撲滅後，曾下令編纂『欽定勦捕臨清逆匪記畧』，化了三年的时间在乾隆四十二年（公元一七

七十七年」完成，這是一部誇張戰功，歪曲史實的官書。更重要的還有起義軍固臨清時代里知州秦霖川的『守臨清日記』，記述自己的親身經歷，有意誇張自己，比較詳細地敘述了圍城戰役的經過，這是一本重要的私人著作。

一八四二年出版的魏源的『聖武記』一書中，有一篇『乾隆臨清勦賊記』。『聖武記』卷八，這是一種最典型的奉命文學，其中雖是歌頌皇帝的戰功，但也無法掩蓋起義者的光輝與威力的強大！一九二四年出版的『臨清縣志』卷一『大事記』一章中，也簡要的記述了王倫戰臨清的經過，仍都是用反動統治者的立場和口吻寫成的，內容都是『臨清紀略』私人著作中有二種重要的文獻材料：一是俞蛟寫的『臨清寇略』，作者是一個游幕為生的知識分

刀子，當時正在臨清，曾參加圍城的防守，其中記錄了起義領導人的傳記材料。另一種是『和教戒』，作者潘相是在清軍大營參加過審判工作的，由於他曾任濮州知州處理過重要白蓮教案，對起義的歷史和社會背景都作了分析。還有一種戚學標著『紀妖寇王倫始末』，也是記述起義的重要史料之一，但自『和教戒』發現後，知道基本上是潘文修改刪節而成。這此書的流傳面也很小。

『王倫起義』的散事在山東民間，特別是在魯西北地區是烱炙人口的，可惜還沒有一本比較翔實和正確評論的文字材料出現。前幾年上海圖書館的史學工作者俞海監同志曾化了巨大的勞動編成一冊『王倫起義史料集』原稿已交上海中華書局出版，

可是幾年來尚未見面書，因之俞海藍同志寫這個史料集所寫的『前記』『王倫起義及其史料』一文，就成為目前所見的最扼要而全面的材料了。

『王倫起義』到現在已一百九十年了，在山東黃河平原上点燃的这把农民起義的烈火，照亮全中国农民的心！七十七年之後「一八五一年」廣西金田發難『太平天國』农民起義，这次坚持十六年梁紹半個中國的农民起義，應該說是与王倫起義相呼應的，他們的組織和組織群眾的辦法有些相同之处。如果把王倫起義看成是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義的起点，則太平天國革命運動是农民起義的頂点。因为它的規模之大是史無前例的。

『王倫起義』一百七十五年後「一九四九年」在

中國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則更是中國历代农民革命家们的所梦想不到的奇迹了
正如毛澤東主席所说『我們正做着我們的前人所未
作過的事情』、『王倫起義』雖然已成历史陈跡
但是他們的坚决革命到底，不向强暴所屈的革命意
志和战斗毅力，却永遠鼓舞着後代人們向他們學習！

一九六四年十月二日王倫起義一百九十周年

紀念日於濟南大明湖畔

附記：另作本文時曾參攷下列各書

- 一、壽張縣志「一九〇〇年王守謙魯本六卷」
- 二、莘縣縣志「一九二五年尹綏之纂本二卷」

- 二、冠縣志「一九二四年陳熙彥纂本十卷」
- 四、臨清縣志「一九二四年張樹梅纂十二卷」
- 五、魏源著：『聖武記』「一九〇二年上海書局石印本」
- 六、俞鴻鈞著：『王倫魏義原其史料』

一九六二年八月一日山東大學出版『文史哲』

王倫起義及其史料

——『王倫起義史料集』前記——

俞海藍

「山東大學」版『文史哲』月刊 一九六三年八月日
第四期

一、清乾隆二十九年「一七七四年」秋天，在山東省西北角上，黃河以北，淮河以西的地區，發生了一次農民起義。起義的組織者和領導者是當地白蓮教的一個領袖王倫。

白蓮教是迷仗色彩相當嚴重，但是具有頑強的生命力的一個秘密教派。在我國封建社會後期，它

在农民中间象蔓又第一样生下了根。和农民起義有着历史悠久的关系。著名的元末紅巾起義和晚明天啟年间的徐鴻儒起義，就都是由它組織起來的「一」。在清初一百多年間，和整個社会階級矛盾相對緩和的形勢相適應，這個秘密教派也处于呼吸微弱的蛰伏状态。但是野火燒不尽，春风吹又生了乾隆年代，随着階級矛盾的發展，它也重新活跃起來了。在王倫起義的前幾年，山東和河南地區白蓮教發展極為迅速，「後教育發軔至百人」^二，而且曾經接連發生過具有相當規模的荷澤王忠、寧陽孔萬林傳教案和商城卻生文傳教案^三。這股伏流，現在將要洶湧然冲上地面了。

王倫是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年」入教的教徒

但是加強發展組織，擴大傳教活動也只是起義前二、四年間的事「四」。白蓮教的組織關係是相當寬松的，每個教首都可以在獨立發展自己的力量，因而形成很多支派。王倫所發展的支派叫做清水教「五」它和當時華北地區最主要的支派八卦教似呼沒有關係，因為王倫起義的時候並沒有看到他們的響應和支援。但是王倫所聯系的群眾和聯系方法，所傳佈的教義和儀式，却都是跟八卦教大體相同的。

首先，王倫通過教拳棒和治病等活動吸引和團結了一批骨干「六」。这批骨干包括貧民王經隆「即王聖如」和孟灿、和尚梵偉「監泉」國太，女藝人房三娘、皂役李旺和胥吏、民壯、營兵等各式各樣的人「七」，並有一些有「房屋地土」的比較富裕的人

物「八」。其中王經隆和孟灿，是王倫的副手，梵偉是教中的軍師。

通過这批骨干，這個秘密組織廣泛地聯繫着當地农村和市鎮里臨下層群眾。他們的教群眾運氣祈功，「第一口氣咽了。第二口氣往頂上。第二口氣自咽喉下達，至大腹，小腹及命門，环绕到背脊骨肉，直至天頂。復自上而下，貫入口中。如是者三次。」^{〔九〕}同時還傳播着許多經咒。其中有一首咒語說：「千手相，萬手遮，蓋二十英雄就是咱，青龍白虎、朱雀，元武等神齊招在找身，求天天就助拜地地就靈。」^{〔十〕}身之相隨，紫微星下二十世無生神母显圣，終南山炼迷魂阵等神神說法也在群眾中間廣泛流傳開來。^{〔十一〕}

这些活动充满了农民的迷信和神秘色彩。虽然应该承认它也包含一定的军事训练和精神训练的意義。但归根结蒂说来是落后的，对启发群众的政治意識是下利的。不過在骨干中间，具有一定的政治斗争目标，他们要量不批「^{十二}」，要殺官劫庫[「]」。

清朝^官厅在起義前夜得到了风声，企图組織镇压

王倫就乘机於八月二十八日「陽曆十月二日」在壽張黨家店举行武装起義。当天夜里，在老教徒的接應下，輕而易舉地佔領了壽張縣城，殺掉清朝知縣邢齊義。同一天王程隆也在堂邑張四孤庄領導群眾举行起義，南下和王倫會師。「^{十五}」接着不久，起義軍又打敗了清將兗州鎮總兵僧一，連破陽穀，堂邑

二縣，但節度而未守。節度向北直上，朝着臨清州進軍。

這時清朝山東巡撫徐積辛自帶兵赴剿，還和會了敗將惟一和河道總督姚立德，三路分兵，兩攻一守，滿以可以一鼓撲滅起義軍。九月七日「陽曆十月十一日」起義^軍用伏兵計誘敵深入，在柳林圍住清軍，奮力痛歼，急得徐績「自甘必無生理」。最後在惟一的救援下狼狽逃命，「十六」起義軍乘勝直追臨清。

元、明、清三代建節北京，大運河成了兩運東南糧食北上的唯一通道，臨清州正位於這條輸血管的要害上，威力「稍毀南北水陸咽喉」的形勝之地。「十七」它有兩座城，其一為土城，即外城，位於西

南，是稠密的居民點。另一座方磚城即內城，位於
東北，是行^真和商業中心。「十八」當起義^軍到達臨清的時
候，清朝負責守城的地方軍和地方官吏緊縮到磚城
里。起義軍就把土城作為自己的基地，整頓隊伍，
開始了此後十七天的圍城戰。「十九」

從壽張起義到圍攻臨清，起義軍的發展是很快
很順利的。雖然起義的領導者們是用「過劫」的迷信口
號宣布起義的。「二十」起義之後也沒有另外提出過
明確的政治口號，但是他們從佔領壽張時開始，就
立即打開當舖，「將當舖衣服散給賊衆」^{二十一}，一直
到佔領臨清土城後，「又以舊城中所搶當舖衣物米
糧等項隨處分給」^{二十二}，這就很自然地把受剝削、受
折磨的廣大下层群眾吸引到了自己的周圍。

他們動員群眾的方式是簡單而有效的。有一個臨清州人段文，在遇見起義軍的時候，起義軍分給他一把鏈刀，就這樣成了一名戰士，「三三」又有一個乞丐姜小二，在要飯的時候遇上起義軍。第二天就上阵參加了圍攻臨清的大戰，「三四」就是这样，起義軍「手握刀斧農具等物，到處招人入伙」的結果，「遂致多人蟻聚」，「三五」

當起義軍向臨清進軍時，清朝的兵馬紛紛向北逃竄，人民却向着起義軍的方向涌去。「三六」在參加起義的群眾中間，有一小部分是當地的回族人民，

「三七」

起義軍的戰情⁺緒是高漲的。他們用短柄槍和喇叭，撲刀等簡陋武器，甚至只是把爛刀磨鋒縛在杆

手上，眼拥有身槍、劈山炮、佛郎机等优势火力的敌人作战。「二十」從敵人的心目中，「見其鎮眾之人兩手持刀，疾走如飛，宛如狒猴。其余亦俱怒不畏死，不畏槍炮。」「二十九」至於大批群眾，「俱係隨賊同行劫之剿草、磨面、煮飯、甘少机役。」「三十」清朝士兵的情況正好与此相反，他們情緒低弱，毫無斗志，他們的自己人曾經描寫他們的作^戰情況說：「每戰距賊半里許即放槍，不中，再入藥。賊散走，偷趨，爭死斗哄而前，再放再從背上過，又不中。馬步兵皆惶曰：『賊果有神術，不畏槍』則相率潰走，走且數十里不止。」「三十一」這就是所謂起義軍有「妖法」的現象。

但是，尽管起義軍拥有有利的群眾条件，整個

力量对比却無疑是處於絕對劣勢的。起義的領導水平也比較低，這不但表現在政治上，而且也表現在軍事上。在強弱懸殊的情況下，把自己的全部力量消耗在爭奪一個点上，這樣，在戰役上雖然取得某些勝利，在戰畧上却輸掉了。他使敵人有充分時間得以調兵遣將，借以發揮其優勢。

清皇朝對這次起義是給予了嚴重的注意。皇帝特旨派大學士舒穆魯德帶領京兵趕赴山東，擔任最高統帥。舒是當時中央的一品重臣，過去曾參加過回疆戰役，富有軍事經驗。他在到達山東後，組織了三路進攻。自己從德州經恩縣、夏津前進，向東北殺，徐鎮指揮山東的兵馬，從東昌府前進，向南殺，周元理指揮直隸「河北」的兵馬從景州經故城，向

前前進，向西北竄。「三土」各地的地主階級，也動員起來配合官軍，他們的「召集鄉勇」并送「牛羊豆草等物」，向官軍打气，以圖撲滅「牙齒痛恨」的起義軍。
「二十二」。

九月下旬，清軍大隊麇集。起義軍被迫放棄攻城，退守上城，和突入的敵人展開了激烈的巷戰，起義婦女領袖身三眼和王倫的弟弟王真等都在战斗中英勇犧牲。舒赫德下令放火燒屋，一時毀獨奔哭慘象空前起義軍冒火作戰，多半傷亡。王倫眼見這種情形，在九月二十九日「陽曆十一月二日」放火自焚。王桂隆、孟灿、梵偉等都被清軍所俘，在解送北京後遇害。「二十二」。

舒赫德進行了血腥大屠殺，其殘酷的程度甚至

使統治階級內部的人相咬他是會墮「無間地獄」的
「二十四」。下過，事實上他仅仅是執行了自上而下的
指示。真正的頭號凶手，乃是當時地主階級的最商
代表，不斷降詔臣下的要殘酷的皇帝。「二十五」由這種
「聖治化底」的當地地主階級，也都「天良感發」
「二十六」，大肆殺害起義軍的家屬。「艱難提示無窮
者」。「二十七」

起義被殘酷的鎮壓下去了。但是，一部分重要的
起義領袖，如國太、李忠等，在群眾的掩護下潛
伏起來了。清政府的黑手，始終無法抓住他的「二十六」
更重要的則是，人民的心已經象点燃了的火，反叛
派怎樣努力也無法撲滅。在此以後，农民起義不是
衰熄了，而是日益燃燒開來了」。

二、王倫起義的規模不算大，時間不算長，但他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在这次起義的一百多年，即清皇朝康熙——雍正——乾隆年代，是我國封建社會最後的一個繁榮時代。在這個時期內，清皇朝在明末農民大起義極大的打擊了封建統治，從而最大限度的調整了社會生產關係的條件下，順勢進行了一系列恢復和發展封建經濟的積極活動，百多年間，全國農業生產在穩步的持續上升，這可以透過全國耕地面積的增長情況看出來。根據官方統計，历年民間田地總面積的數字如下：「二十九」

順治十八年「一六六一」五、四九三、五七六頃
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六、〇七八、四二〇頃

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六、八二七、九一四頃、

乾隆十八年「一七五二」七、〇八二、二四二頃

乾隆二十一年「一七六六」七、四二四、四九五頃、

這些數字當然不會十分準確，但大體上是反映了這個時期因封建經濟逐步發展的輪廓的。這就是當時和後世封建地主階級所謳歌贊美的「康乾盛世」的經濟基礎。就在這次起義中間，統治階級所一再強調和誇耀的「海隅久安人民繁庶」，「四十」找朝自承平百數年以來，普平率土，仁聲風洽，「四十二」世無非是指的這樣一種情況。

可是，在剝削階級統治的社會里，社會生產的發展，從來就不是意味着廣大人民生活的相應提高，恰恰相反。隨着生產的發展，剝削階級的胃口總是

变的越来越大，越来越贪婪。地主的天堂建立在农民的地狱的基础上，富有愈富建立在贫者愈贫的基础上。这样，封建经济逐步发展的过程，不可避免地^同时就成为农民和地主间的阶级矛盾逐步激烈化的过程。

在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前後，清皇朝君臣曾经就粮价日涨的问题向展过一次讨论，当时有一个官员曾直接指出这样的情况：「近日田之归於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每岁所入，堆歉一年口食，必须买米接济。而富户登坝之後，非得善价，不肯轻售。实操粮价低昂之权。」^{「四十二」}这段话虽然是对粮价问题说的，可相当扼要的反映了当时阶级依傍急剧变化的基本

趨勢。這種趨勢的繼續發展并且日益敷化，正是發生王倫起義的社會基礎。

這裡可以提一下這次起義期間統治階級內部所發生過的一節爭論。

在起義出現不久，御史李淑芳上了一道奏折，

指面參加這次起義的有「一奸民」和「二飢民」，他認

為「一奸民之滋擾易制，而飢民之流聚堪虞，蓋飢民

視民之指揮以為嘯聚，奸民恃飢民之附和以為聲援

同時他還指面「三夫無食游民，所在多有，飢寒之心

迫，則盜賊之心生。」此等之人，既乏生計，輕

去其鄉。屏在冬弱，揭腹待斃，情固可憫，首豕少

壯，殺死不暇，焉能盡保其奉公守法。」四十二

由於積極地企圖去尋找鎮壓农民起義的有效辦法，

李漱芳在這篇內部報告中所做的分析，是道着了問題的關鍵的。他所說的「奸民」和「飢民」在起義中的作用和相互關係，在實際上就是指起義骨干和支持起義的社會力量的作用及其相互關係。他的結論中到最後一點，有「飢民」就有起義的可能。要撲滅起義，必須先解決「飢民」。

這道奏摺引起了皇帝最嚴重的注意。作為所謂「升平盛在」的最高的主人，如果承認了這一實事，豈不是自己揭自己的底嗎？因之，他雖然罵李漱芳「實不得復比於人類」^{「四十四」}，却不是簡單地處罪了事，而是把這看作於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郑重其事地一而再，再而三降長諭進行辨駁。^{「四十五」}他一方面反復地企圖證明起義者并非飢民，一方面却情

下自某地流露出了對於这种真实情况的害怕。他说：「李淑芳折，此時斷，不可行，并不可宣。若宣，是轉眩惑愚民。段之從賊也。」^{四十六}「为什么宣发了就会眩惑愚民」段之從「賊」呢。还不是因此中有物么！

其实，起義是否由当地自然灾害造成飢荒而直接導發，這個問題的意義是不大的。問題的主要之點在於：剝削制度的本身，就是經常生產「飢民」的一部最有效的機器，它比自然災害的生產力要高的多。我們來看人們所描寫的這種「生產過程」吧。「他途資謀口而止，而农民不但謀口而止。二亩之田，耒耜有費，打种有費，開闢有費，雇募有費，耕田有費，牛力有費，約而計之，率需錢十。一亩而需

十錢，上收耕田二十畝，則口食之外，耗於田者二十十。以中年約之，一畝得米二百石，這田主租息一百是所育者僅二十石。當其春耕急需之時，米價必貴，折中計之，每百貴一之有餘。勢不得不貸之有力之家。而富人好利，扶其至急之情，以邀其加四加五之息，以八閱月計之，率以二百償不一百。所有之二十石，在秋時必賤，富人乘賤可贏之。其得一暖下等寒，半不啼飢，而可以卒歲者，十室之中，十無二二焉。農民之困，良不在凶年，而在年豐。」

「四十七」事實上，就在清朝皇帝駁李漱芳的諭旨中，也不能不承認「如直隸，山東貧民，赴口外神地覓食，借以滋生者甚衆。」「四十八」須知這「甚多」的「貧民」，也正是構販剝削制度所生產出來的。

农民起义的基本群众的『飢民』。

階級矛盾只能通過階級鬥爭去解決，在封建社會和平發展時期所堆起來的陳年污垢，沒有階級鬥爭的風暴是不能掃除的。王倫起義，正是我國封建社會最後一個階段里刮起來的著一陣革命風暴。它為『飢民』的把地主階級的天堂——康乾盛世打開了一個缺口，以活生生的事實证明了表面異常強大和軍國的封建統治也並不是不能打擊的。正由於此封建統治階級和廣大下層群眾對這次起義的印象都十分鮮明而深刻。它給予統治者以一個永感隱痛的創傷，而為後來的農民起義提供了經驗和勇氣。從此以後，鬥爭的浪潮此起彼起，形成為我國封建社會里最後一連串農民起義。在這裡，王倫起義是一

個起點，而太平天國革命則是一個頂點。

起點，固然比較低，然而還是相當重要的。

二、這次起義軍本身並沒有直接留下什麼文獻，只在敵方記載中間稀稀地保存了部分供詞和咒語。

其中最重要的是，秦震均『守臨清日記』里所保存的起義軍戰士穆建甫和李現的供詞。這兩篇供詞都比較完整和原始，前者反映了起義前白蓮教活動的情況，並提供了上文引用過的那首具有戰歌性質的咒語。後者反映了起義後的軍事活動情況。其次，『欽定剿捕臨清逆匪紀畧』引述被俘的起義領袖和普通戰士的供詞極多，但全部都是不完整的轉引，跟本來面貌當然会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尽管如此，它仍然比其它任何記載都更多地提供了許多更

重要情况，比如说：是些什么样的人领导了和参加了这次起义，他们在起义前和起义后是怎样活动的，等等。因而，这些经过歪曲的片断的转引仍然是了解这次起义的最重要的史料。

至於敵方的記載，可以大別為官書籍和私家著作兩種。

在官書中，篇幅最龐大，影響最廣泛的也就是上文提及的『欽定剿捕臨清逆匪記畧』。全書十六卷，是起義被撲滅後由清朝皇帝下令編纂的，於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年）完成。編纂的領銜者為於敏中和這次起義的劄子手舒赫德，具體的纂修者有彭元瑞，馮培，沈啟宸，李中簡等人。這是一部誇張威德的書，它的目的是『詳述制勝之機宜，并

明倡亂之緣起，所以切天下萬世自外生成之炯戒也。
「四十八」其歪曲真相，誣毀謗功，是當然的慣例。
它的價值在於：第一，如前所述，曾經轉引了起義
領袖和戰士的許多供詞。第二，大量保存了皮條的
奏報和皇帝的指示，這些當時當事人的原始文件。只
要掌握了它是官方公文這一特點後再去分析運用，
是可以從中取得許多有用材料的。

這部書是所有其他官方對這次起義事件所做的
記載的基本依據，『清實錄』、『東華錄』、『清史列
傳』、『清史稿』等書的材料，大体上都不兩本書范
圍之外。魏源『聖武記』里的『乾隆臨清清城記』
和『民國臨清縣志』、『大事記』里的有佚記載，則
可以視作是這部書的簡要的提綱。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著錄此書，簡稱『臨清紀畧』。除四庫本外，它仅有武英殿原刊本傳世，相當少見。本集節錄了其中比較重要的部分。對於一些史料價值不高的浮文詛語則作了刪畧，以節篇幅。

在私家著作中，俞蛟的『臨清紀畧』潘相的『和教戒』和秦震均的『守臨清日記』是最重要的三種。

『臨清紀畧』的作者俞蛟，是一名以游幕為業的知識分子，當時正客游臨清，曾在圍城中參加防守。他在書中記畧了一批起義領袖的傳記資料，是起而於『欽定剿捕臨清逆匪記畧』之外的佚於及次起義的重要史料來源。但是，它存有片面性，如始終沒有提到王經隆，並且含有很多未加核實的謠

傳成分，如說王倫當過縣役之類。

這部書有三類本子：『夢万弟着』本，道光中楊復吉所編『昭代從書，辛集別編』本本戚，同間管庭芬所編『花近樓從書』本刊摘本。『夢万弟着』是作者個人著作集，又有道光八年「二八二八」敬藝堂原刊本和民國初年上海百今書室刊印本兩個別本。四本同出一源，而以敬藝堂本為祖本，本集即據此本為輯錄。

『和教戒』的作者潘相當時曾在清軍大營參加過軍判工作，兩年前還曾在濮州知州任上辦過一桩重要的白蓮教案，因此對於這次起義的來龍去脈有比較清楚的認識。他所提供的王倫起義前的白蓮教發展的輪廓是簡單而明了的，所作的一些分析，則

對於所謂起義軍有『妖術』和『水滸傳』等小說的事給予起義的深刻思想影響等等，也都是值得注意的。可以這樣說：它對直接供於起義事件本身的記載雖然不很多，但為我們的了解起義的歷史淵源和社會背景提供了有用的終身。

此文似見於作者的文集『警女書屋集略』中。本集地厚刊本輯錄。

戚學標的『紀妖寇王倫始末』過去曾被認為是這次起義最重要的史料之一。但『邪教戒』發現後，經過比勘，可以肯定它基本上是抄襲潘文而加以刪節和修飾的。史料價值遠不及潘文之高。

『守國清日記』的作者秦履均，就是起義軍色圖國清時敵方的代理知州，所紀都係親身經歷，但有

意誇張自己，所保留的史料并不怎样丰富，仅仅是比较詳細地敘述了圍城战役的军事過程而已。

龔景瀚『澹靜齋文鈔』卷八有『臨清守城日記』

一篇，題下原注：『代臨清秦刺史作』。文字和秦文基本相同，但不及秦詳尽。按：龔乃秦叔甘肅時隸吏所作，当初代擬和稿，而秦作則均本人最後改訂者。現拋嘉庆原刊本將秦文輯入本集，龔作則仅仅取其有秦歧異較大者數处附注於後而略其文，以免贅復。此外，各種傳記集中，文集，筆記，方志中，也都有一些散見的資料。傳記以『國朝耆獻類徵』中搜集的最多，『碑傳集』次之。文集裡的資料，以焦循『彫菰集』和王元啟『祇平居士集』中的几篇文章比較重要。

這些史料集中價值較大的，均照原書輯入本集，其未經輯入的，存目備致。輯入的資料，都已加按點，必要時并作某些簡短的說明。

注釋：

十、^可明史^上卷二二二：^可郭林兒列傳^上，

^可新元史^上卷一二二：^可郭林兒列傳^上，

^可明史^上卷二二二：^可袁宗本紀^上，^可明史^上卷二五七：

^可趙彥列傳^上。

二、^可臨清紀畧^上「全名」欽定勦捕臨清逆匪紀畧^上

卷十五。

二、潘相：^可和教戒^上上，那彥成：^可那文毅公奏設^上卷

四十二。

四、^可臨清紀畧^上卷十四，李震均：^可守臨清日記^上。

五、[「]穆建甫供詞[」]。[「]見秦震均[」]。[「]守臨清日記[」]。[」]，俞

蛟[「]臨清冠畧[」]。

六、[「]臨清紀畧[」]卷十六，俞蛟[「]臨清冠畧[」]秦震均[「]守

臨清日記[」]。

七、[「]臨清記畧[」]各卷，潘相[「]和教戒[」]下。俞蛟[「]

臨清冠畧[」]。

八、[「]臨清冠畧[」]卷十。

九、[「]穆建甫供詞[」]。

十、同上。

十一、潘相[「]和教戒[」]上，[「]李現供詞[」]。[「]見秦震均[「]守

臨清日記[」]。

十二、潘相[「]和教戒[」]上。

十三、俞蛟[「]臨清冠畧[」]。

十四、俞蛟：『臨清冠略』、秦震均『守臨清日記』。

十五、『臨清紀略』卷一卷二卷十四、秦震均：『守臨清日記』。

十六、王元啟：『敕封忠義神武大帝靈應記』見『祇

平居士集』卷二二。『臨清紀略』卷一。

十七、魏源：『乾隆臨清清賦記』見『聖武記』卷八

安吉：『守臨清日記敘』見『十二山人文集』

十八、秦震均：『守臨清日記』。

十九、同上、俞蛟：『臨清冠略』。

二十、同上、同上、『臨清紀略』卷十四。

廿一、『臨清紀略』卷十五。

廿二、同上卷七。

廿三、同上卷十四。

廿四、同上卷十六。 廿五、同上卷二、卷七。

廿六、程在基：『鏡亭軼事』。 廿七、『臨清紀略』卷十六。

廿八、俞蛟：『臨清冠略』，『臨清紀略』卷一。

廿九、『臨清紀略』卷二。 卅、同上卷八。

卅一、潘相：『和教戒』上。 卅二、『臨清紀略』卷二。 魏源：『

乾隆臨清清賦記』

卅三、『臨清紀略』卷十二。

卅四、『臨清紀畧』各卷，俞蛟：『臨清冠略』各卷，俞蛟

『臨清冠略』，秦震均：『守臨清日記』

卅五、譚弢：『蕪村隨筆』，昭樞：『嘯亭續錄』卷二，

魏源：『乾隆臨清清賦記』。

卅六、『臨清紀略』卷七、卷八。 卅七、同上卷十二。

卅八、俞蛟：『臨清冠略』。 卅九、『臨清紀略』卷十五，

卷十六。

四十、[『]皇朝文獻通考[』]卷一—四。[『]田賦考[』]。

四十一、[『]臨清冠略[』]卷十。[『]四十二、[『]臨清冠略[』]。

四十二、楊錫祓、[『]陳明米貴之由竟[』]「見[『]皇朝經世文編[』]。

卷二十九。」

四十四、[『]臨清紀略[』]卷四。[『]四十五、同上卷十四。

四十六、同上卷四卷九、卷十四。[『]四十七、同上卷四。

四十八、章謙、[『]備荒通論上[』]「見[『]皇朝經世文編[』]卷二十九。」

四十九、[『]臨清紀略[』]卷四。

五十、[『]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高宗本紀中有關王倫史料

清史稿卷十二「四九八頁第二冊」

二十九年九月乙卯，山東壽張縣奸民王倫誘逆，命山東巡撫徐績勦捕之。丁巳，命大學士舒赫德赴江南，同高晉塞決口。戊午，上回遼甯山庄。命舒赫德先赴山東勦捕王倫。庚申，命額駙拉旺多丕丕左都御史阿思哈帶侍衛章京及健銳、火器二營兵，往山東會勦王倫。

辛酉，王倫回臨清，由開口。壬戌，上送皇太后回銮。癸亥，以天津府七縣旱，命撥通倉米十萬石備賑。丙寅，上自遼甯山庄回銮。丁卯，山東

州鎮總兵惟一，德州城守尉格量首以臨陣退避斬
庚午，以江甯山陽等四縣水災命免明年額賦。壬申
上奉皇太后迁京師。丙子，山東臨清賊平，王倫自
焚死。

冬十月辛巳朔，以楊景素為山東巡撫，壬辰，
免臨清新城本年未完額賦，并舊城未完額賦十分之
五。丙。以徐鎮為河南巡撫。

王倫史料

祁齊義傳

清史稿「列傳」二七六卷

「忠義」三、一二四九二

祁齊義，字立人，浙江烏程人。乾隆九年舉人。大挑甲知縣，發山東。歷牧冠，汶上，黃縣，齊東等縣，題補泗水。齊義有吏能，初往巨野，賑，慮胥吏作奸，親自登記，所數十里皆然。冠有前溺化言，謂妖人斬人解髮，能以咒語攝其魂，今移他處，借物入已，仍斬者數日即死。訊無實，悉縱去。他縣獄上，皆獲確，人服其識。汶上封四節孔道，東門外百橋久圯，徹而新之。南旺、独山，身踏二湖，方漕渠水堰。堤坏，而資修築，工固而民不擾。泗

水多閑田，而民間蓄畜者多，至今我卒飼蚕，自是
障地皆桑。爾穡之饒甲他邑。貴有冤獄，特發其事
或以吏以懼之，齊義謂其令民以冤死，毋寧被劫以
去。復。

二十七年，改授壽張。縣境趙王河涇二十余年
大雨至，水無所洩，禾麥皆淹死，民多逃去請募夫
開浚，凡二十余里，上引河濮諸水，悉達諸五空橋，
自是南部無水患，民皆復業。啟明藩府科田賦極
入清謂之「更名地」。部議加賦，壽張更名地二千四
百余頃，先於雍正間，归入籽粒地，加賦，而旧名
犹存。乃檢尋破牒以原支達天府，削除之。故事，
崇州河工指料及解京黃蜡，分里购置，使用不好，乃
往他所置解，民得無累。所至未民利病，首其身事。

二十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夕，陽穀縣黨家店奸民王倫糾衆突起劫亂，入壽張。齊義聞變，即衣冠面立宅外，斥曰：「吾非賊吏，名等劫我曷為？」賊伏拜曰：「知公廉，民等亦奉沐公恩。但湏及早順從，順則生，逆則死。」齊義駭曰：「名等不顧吾族誅耶？」大罵之。賊謂齊義不知生死，魔衆退，令自為計。齊義即入，解其印，令掘坎埋之。復面家人及賓友挽其臂，擇去，趨宅外，僕又牽馬至，指上省告急，齊義曰：「若將使我蒙面見上安耶？」批其頰斥之。湏臾，賊復至，有泣拜求請者。齊義大怒，拳足交下。賊揪以兵，齊義毒罵不絕口，遂擯殺之。未數日，齊義聞陽穀有妖人聚衆，遣人四面偵刺，賊懼禍及，首却壽張，故齊義置於死。賊

既破，哥張，遂掠陽穀。堂邑縣奸民王聖如亦却殺村落應倫，枚縣事時枚死之。

枚，字元幹，廣西全州人。由舉人博發山東，用知縣。聞聖如制作，即馳往搜捕，盡逮賊黨妻子繫獄，而聖如以偷聚數千至。邑無賊守具，人情相懼。枚本攝任，將受代，或劝枚引去。枚指天自誓，身賊存亡，城陷，被執，怒目視賊，賊曰：「攝今乃會清，敢勿殺。」枚愈怒，雙眸眦裂，罵曰：「汝輩罪不赦，乃敢云赦吾耶！」脅以刃，不屈。其弟元梯奔就，手刃數賊，賊縛枚及元梯至王倫，備全跪，仍不屈。賊生斷枚兩足，又斷兩手，旋支解元梯，弟兄同時死。

堂邑訓導吳璵，福山人。年七十餘矣，精任文

青及濮王中到官。賊劫學署見其表置不問。陳之詞
甚厲。賊怒，殺陳及文育。忠。陽穀縣丞劉希素典
吏方光杞，壽張管游击，桐受陽穀，莘縣把總楊
兆立，堂邑縣把總楊兆明等，亦先後被害。